通志堂經解

口仁12
1.411
447

門 口 12
卷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鄭氏曰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也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爲憂憂其難也咏嘆淫液歌遲之也恐不逮事逮及也事戎事也及時事時至武事當施也致右憲左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非武坐言武之事無坐也非武音言武歌在正其軍非貪商時人或說其義爲貪商也有

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而時人妄說也書曰王耄荒蓋弘周大夫

孔氏曰自此至不亦宜乎別錄是賓牟賈問章賓牟姓賈名初論他事次及於樂問是孔子對是賓牟賈五問五荅但三荅是二荅非夫發語之端孔子問作武樂之前先擊鼓備戒其衆備戒之後久始作舞何也賈荅武樂令舞者久不即出是象武王伐紂憂不得衆心此荅是也孔子又問欲舞之前其歌聲吟咏之長嘆之其音連延而流淚不絶吟思遲遲是貪羨之貌何也賈荅象武王伐紂恐諸侯不至不及戰事此荅是也孔子又問初舞之時手足即發揚蹈地而猛厲故云已蚤賈以爲象武王及時伐紂戰事此荅非下云發揚蹈厲太公之志故知非也孔子又問武人何忽有時而坐以右膝致地左足軒起何也坐跪也致至也軒起也賈荅此非是武人之坐舞法無坐也此荅亦非下云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故知非也孔子又以時人之意問賈云奏樂何意有貪商之聲淫貪也孔子大聖應知其非此是知非而故問也賈以武王應天從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音也此荅是孔子因問貪商之歌何音也賈荅典樂者失其傳若非失其傳是武王荒耄遂有貪商諸於也吾子相親之辭

長樂陳氏曰古之善論兵者以威文之節制不可敵武王之仁義仁則愛人而惡人之害之也義則循理而惡人之亂之也未有下不得人和上不得天時者矣夫豈以衆之不得爲病事之不逮爲恐時之不及爲慮哉其所以備戒如此者出而與民同患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爾觀其誓師之辭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

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尚弼予一人永
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其意亦可見矣 樂書
嚴陵方氏曰武之樂舞形容當時伐紂之事備者備其物
而有所防戒者戒其事而有所飭若夫果得衆則無所事
乎備戒矣惟其病不得衆所以然也咏者永其言嘆者難
其事淫則浸漬而不已流則流通而不絕凡若此者皆不
逮事也發揚言手容之發揮蹈厲言足容之奮厲荒言淫
甚以至於荒也
馬氏曰夫武王之伐商雖出於天人之應順而有必克之
理然未嘗無戒也傳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
必必之故多兵又曰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此病不得衆
恐不逮事之意也若恐民之未信則曰爾無不信朕不食
言恐民之未畏則曰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病不得衆
恐不逮事之一端也發揚蹈厲之已蚤所以示其有勇敢
之勢而武之始如此也發揚蹈厲之已蚤非樂其蚤也蓋
當其可之謂時而君子舉事欲及時而已矣
延平周氏曰武王之伐紂豈得已哉順乎人應乎天而已
矣順乎人應乎天猶且病其不得衆恐其不逮事則此所
以終能及時事也
山陰陸氏曰泰誓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
良病不得衆若此之謂也夫以周伐殷其克之必矣八百
諸侯不期而會然武王之志猶如此恐諸侯不逮其事蓋
慎之至也故曰予之所慎齊戰疾及時事也此正言太公
之志如此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憲讀如字憲左謂縣
左膝不致地武坐左亦致也據武亂皆坐紂作靡靡之樂
所謂及商者此歟對曰有司失其傳後商之遺聲也五字

在此當承對曰脫亂在後去聖益遠其傳之失者有矣而
君子知其不然以在我者揆之而已若世傳伊尹以割烹
要湯百里奚以五羊之皮干秦穆公孟子皆斷而非之是
也此言聞諸萇弘若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則先儒所謂
問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是也

慶源輔氏曰賈五荅皆是當從陸氏說見後賓牟賈意當
時爲知樂故孔子與之言及樂而又問之此亦與人爲善
之一端也病不得衆恐不逮事所謂臨事而懼也不以在
己之已至者而貳之此所謂聖人之心也詩曰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是恐不逮事也若非武音則何音也此夫子所
以深叩之賈之言如是則其中誠有所見而不可奪者非
口授耳傳之徒而已也唯受辭也當作去聲

葉氏曰武之備戒已久武之始也久立於綴武之終也於
用武之始而曰病不得其衆者諸侯之既至也用武之終
而曰待諸侯之至者諸侯之未至也遲之遲者動容也又
久者久立於綴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
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
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
召之治也

鄭氏曰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
也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
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舞象戰鬬也亂謂失行
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

孔氏曰賓牟賈前所荅孔子之問雖爲孔子所許賈猶有
不曉者故反請問於孔子也免席避席也既聞命謂既爲

孔子所許也問備戒已久立於綴亦是遲而又久何意如此孔子爲賓牢賈說其將舞之事言作樂所以倣象其成功舞人總持干盾以正立似山而不動搖也舞人發揚蹈厲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

橫渠張氏曰總干而山立是舞中有一人而象武王之治者然以就舞位而樂尸養老必天子有時而親爲也發揚蹈厲之已盛此則是太公之志及時事而動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此象武功成周召以文治也坐者無事於武也

又曰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己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誦諫之巧也

嚴陵方氏曰免席而徒立所以致敬更端而問故以請言之上遲音稚蓋待也所謂待諸侯之至也下遲宜如字蓋遲未至於久遲而又久則遲之至也如下文所言至武之遲久皆其事也居吾語汝者以免席而請故命之居席將以告之樂象成者以其成功形見於樂也總干所以該戚且干所以自防戚所以致誅於此言同曰總固足以該戚又見武王之用武無事於致誅姑自爲之防耳發揚蹈厲見乎手足之鼓舞手足之鼓舞存乎心之所之故曰太公之志亂謂治其行列之亂太公之志即武王之志也以武莫若太公故繫之以太公而已周召之治即武王之治也以文莫若周召故繫之以周召而已

馬氏曰遲之遲而又久言其久立於綴久立於綴者所以待諸侯之至也夫武之遲久非特以待諸侯之至而已故孔子自樂之象成以至於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而反復以告之也總干而山立所以見其靜也發揚蹈厲所以見其

動也靜者動之主動者靜之役主則宜逸故總干而山立臣則致勞故發揚蹈厲傳曰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則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而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此其意也

山陰陸氏曰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言君之事如此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言將之事如此武亂皆坐凡講亂使坐則定

慶源輔氏曰賓牟賈蓋當時之知樂者也故孔子以武樂問之賈五荅而夫子唯之以一言初未嘗有所辨明也而賈乃起敬免席而請者蓋其溫良恭儉讓之德容有以感動之也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賈禮恭辭遜可與之言故夫子使之居而語之由是觀之賈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故孔子因而發之三句說盡武樂之義與武王伐紂之事又見當時各盡其道此蓋孔子之所自得者若其得於萇弘者與賈之所言合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二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鄭氏曰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始奏象觀兵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荊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也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分夾而進者分

猶部曲也專猶爲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久立於綴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

孔氏曰此一經孔子爲賓牟賈說武樂六成之意成謂曲之終成每一曲終成而更奏故云成猶奏也武始而北出者謂初舞位最在於南頭從第一位而北出次及第二位稍北出者復綴以崇者謂最在南第一位初舞之時從此位入北至六成還反復此位六奏其曲武樂充備是功成也經云天子夾振明是尊者故鄭知王與大將也武樂在庭天子尊極所以得親夾舞人爲振鐸者作武樂時每一奏中而四度擊刺象武王之伐紂四伐也盛威於中國者象武王之德盛大威武於中國也振鐸夾舞者而前進象爲事之蚤成也未舞前舞者久立於鄭綴象武王待諸侯之至也　熊氏曰前云三步以見方此是一成也作樂一成而舞象武王北出而觀兵也作樂再成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武王滅商則與前文再始以著往爲一也三成謂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反象武王克紂而南還也四成謂武曲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卻至第二位象武王伐紂之後南方之國於是疆理也五成謂從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六成復綴以崇者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第三位南至本位謂六奏充其武樂象武王之德充滿天下此執鐸爲祭天時也案祭統云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下云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尚得親舞何以不得親執鐸乎　皇氏曰武王伐紂之時王與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衆今作武樂之

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矣　王氏曰天子上屬謂作樂六成尊崇天子之德矣此家語文也

橫渠張氏曰綴兆綴以表行列兆者場域之限也舞以八佾佾以八人爲列則六十四人也六成者六奏曲終也大凡舞者必於其中以見其象周始有雍州之地及滅商所得者又有冀青徐有六州之地既得天下必須鎮撫其諸侯故三成而南鎮撫南方諸侯也四成則見南方之國皆疆理而治也五成而分舞列皆分兩行以象周召分而治也六成復綴以崇此時必改易衣冠服飾使之充盛象治定致文也天子夾振而駟伐以舞列分爲左右則總于者在中央振鐸而舞列夾而進也駟伐者必是舞列四出象兵四出也南國是疆之後亦有不服者如淮夷是也其時須當用兵故言盛威於中國大中國之威也分夾而進夾總于者也久立於綴亦是總于者立於綴也以待諸侯之至舞中亦必有此象是舞人四出後改易衣服以待其至也如言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必有變服爲諸侯而出

延平周氏曰樂以一變爲一成紂都在北故武始而北出以象其觀政商郊再成以象克紂三成以象克紂而反四成以象有南國之土五成以象周召之分治六成以象武功之成韶文樂也文爲陽故九成武樂也武爲陰故六成夾振之而駟伐所以象武王之躬伐伐以車爲主兵事不可緩也而貴於速故曰事蚤濟也紂之亡非獨得罪於武王天下之君皆欲亡之此諸侯之所以至凡此皆所以象成也詩曰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長樂陳氏曰先儒謂立四表於郊丘廟庭舞人自南表向

二表爲一成自二表至三表爲二成自三表至北表爲三成乃轉而南向自一表至二爲四成自二表至三爲五成自三表至南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則又自南而北爲七成自二表至三爲八成則地祇皆出若九變又自三表至北表爲九成人鬼可得而禮焉蓋周都商之西南商都周之東北故武始而北出則至二表矣此三步以見方者也既成而滅商則至三表矣此再始以著往者也三成而南則至四表矣家語曰三成而南國是疆則又自北而南至二表矣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至三表矣此復亂以飭歸者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家語曰以崇其天子則復初表矣此樂終而德尊也蓋武始而北出則出表之東北以商居東北故也故三成而南則入表之西南以周居西南故也疆南國然後可得而分治分治然後可得而復綴分治繫於臣故散而爲二復綴統於君故合而爲一樂記言復綴以崇天子繼以夾振之而駟伐者又本其始也倚則武舞四表所以象司馬之四表也夾振之而駟伐所以象司馬振鐸師徒皆作也夾振之而駟伐詩所謂駟驖彭彭是也復亂以飭歸國語所謂布憲施舍謂之贏亂以優柔容民是也司馬之四表三表百步一表五十步始則行而不驟趨中則趨而不馳走及四表則馳走之時也故五十步而已舞之四表蓋不必然禮書又曰孔子語魯大師之樂以翕如爲作以繹如爲成是樂以始作以變成武王之樂六成則六變而已始而北出爲治兵所以尚威武也終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則入爲振旅所以反尊卑也蓋大武之舞以鼓進以金止以鼓進則分左右夾而進之所以欲事功之蚤濟也以金止則久立於綴兆之位而

遲之所以待諸侯之至也其所以如此者匪棘其欲也致天討除人害以對於天下而已 樂書

嚴陵方氏曰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者復綴則以象功成而還歸焉也舉武事者既出於天子則成武功者可不歸諸天子乎歸功所以崇之也故曰以崇天子夫成之數有多寡以象事序耳夾振之者八佾相夾而振鐸八佾相夾則合而爲四矣故繼言駟伐伐謂以戈伐地也下又言分夾則知此言夾者爲合矣振之以鐸所以盛其威之聲伐之以戈所以盛其威之容故曰盛威於中國也夾而聚者所以一其心分而進之所以作其氣作其氣則欲其事之速成耳故曰事蚤濟也然樂舞之數有曰成有曰變有曰終有曰闋有曰奏何也曰成者言樂至是而成也曰變者言樂至是而變也曰終者言樂至是而終也曰闋者言樂以是爲止也曰奏者言樂以是爲進也雖成可復生變可復常終可復始闋可復成奏可有加而無已故數有至於再至於三有至於六有至於九者然武之樂止於六成詔之樂至於九成者蓋二四爲六一三五爲九則陰數窮於六陽數窮於九武樂陰也故六成詔樂陽也故九成乾爻用九坤爻用六亦以是耳

山陰陸氏曰南言化自北而南則商滅在後今言冉成而商滅在此著商之滅早矣詩曰實始翦商四成而南國是疆若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猶未也至是而後疆焉則南國盡是也詩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如是二公分陝而治可也又如是而已矣不可以有加矣所謂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是也王制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黍離閔周失是矣春秋尊王豈得已

哉大武言成不言變愷於雲門等樂六成復綴鄭氏謂每奏一終爲一成然則舞雖坐作進退不同其樂一也以崇天子如是而天子崇矣分夾而進事畢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此一節應在上今在此言如上所謂而後能如此且天下定矣王命周召分陝以主諸侯又命太公主征不庭此周之所以治也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又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也

馬氏曰先儒謂樂六成以尊崇天子之德凡樂之作皆所以昭天子之德豈特六成之末始崇天子乎

金華應氏曰武樂之始終大槩不過乎奮與久之兩節而已蹈厲之已奮大將之鼓勇也分夾而立濟三軍之養勇也戒備之已久不敢輕大敵而易進久立以有待不敢廹

諸侯而速進敢以趨天時而以奮爲貴則動如飄風之不可禦緩以聽人心而以久爲貴則靜如磐石之不可搖一急一緩俱不可偏然六成之舞其久之意常勝於奮者聖人無貪利之心廹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也　又曰待諸侯之至此武之始事孔子言之於終者以其問至於遲久故以是言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弢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鄭氏曰反當爲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紂都也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積土爲封封比于墓崇賢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紂時苛政也倍祿復其紂時薄者也散猶放也桃林在華山旁平鎧也幝弢字也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橐鍵橐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橐弓矢春秋傳曰垂橐而入周禮曰橐之欲其約也斂或爲續祝或爲鑄

孔氏曰孔子將欲爲賓牟賈論牧野之事畢周道四達之意故云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以下文云濟河而西故鄭知此反商是及至商也未及下車言封之速也二王之後

其禮大故待下車而封之投殷之後於宋者武王初封武庚於殷墟微子復其故位左傳云武王親釋其縛使復其所是也即徙而居宋故鄭註云所徙者微子也及武庚作亂於周公居攝時周公因即微子所封而大之故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命微子啓是也周本紀云封神農之後於焦此不云者舉三恪二代也商容容謂禮樂之官漢書儒林傳徐生善爲容是善禮樂謂之容也然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是人姓名鄭不見古文故爲禮樂也弛政謂庶民被紂虐政者去之倍祿庶士祿薄者倍益之車甲不復更用故衅而藏之以血塗物爲釁也倒載干戈而韜鏑京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國不與常同也虎皮武猛之物也用此虎皮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包制服天下兵戈或以虎皮有文欲以見文止武也封將帥

之士爲諸侯者以報其勞賞其功也鍵籥牡也橐兵鎧之橐也言鎧及兵戈悉橐韜之置於府庫而鍵閉之故云名之曰建橐也鄭引周禮考工記文

張氏曰今衛州所理汲縣即牧野之地薊幽州縣也陳州宛丘縣故陳城杞汴州雍丘縣濟河而西武王伐紂事畢從懷州河陽縣南度黃河至洛州從洛城而西歸鎬京也桃林在華山旁

石林葉氏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此商字下脫政字蓋武成文也鄭氏不見古文遂謂反當爲及此與下誤言行商容同

橫渠張氏曰牧野之語古樂於旅也語說此樂之義也牧野之語語武也語中之事必是皆有此象不傳者恐失其傳或其繁多難以語言盡也

延平周氏曰必封先代之後如此者示其無意於天下雖曰得之亦與先代之後共之也書曰釋箕子囚蓋釋箕子而後使之爲臣又曰式商容閭蓋式之而後復其位也漢之將帥亦嘗使爲諸侯然卒不若周之無虞者漢將帥非周之所謂將帥也

長樂陳氏曰孔子定書正禮皆斷自唐虞此封先代之後必及黃帝者豈二帝三王之君皆出於黃帝故邪與商周禘嚳同意商王賊虐諫輔而比干以諫死囚奴正士而箕子以智奴剝喪元良而商容以仁隱皇天震怒命武王誅之夫豈使之利廣土衆民爲哉蘄於繼絕世獲仁人而已死者不可復作封其墓以旌異之生者猶可因任因者釋之而使以德隱者起之而復其位急親賢也武成以歸馬華山放牛桃林爲先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爲後

與此異何邪曰昔者慶焚孔子問以傷人爲先而馬次之先人後物古之君子皆然夫豈武王偃兵獨先物後賢邪是知武成簡編錯誤而記之所載爲不失其序封二王之後所以戒後世之爲君者封比干之墓所以勸後世之爲臣者式商容之閭言其始行商容而復其位言其終釋者以商容爲商之禮樂失之遠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牧野蓋武功所成之地而武樂所由作也故謂之牧野之語殷者湯之所遷故後世以爲有天下之號若曰殷邦殷命是也商者契之所封故後世以爲所都之號若曰商邑商郊是也然湯止稱曰商王書止曰商書頌止曰商頌特不忘本耳又有言湯居亳紂都朝歌者殷乃亳之地名書言將治亳殷是也朝歌之城特紂所名耳克殷則克殷之師而勝之反商則反商之政而復之於所克

言殷以見紂師之衆於所反言商以見政之由舊爲下文所言皆反商政之事也封帝王之後則書所謂崇德象賢修其禮物是也於黃帝堯舜則封於未下車之前夏商則封於既下車之後者蓋以道成於三故存二代之後以明應時損益之迹則脩其禮物者止於二代而已二代而上崇德象賢其事爲畧故於下車之前封之以示其不可緩也脩其禮物其事爲詳故於下車之後封之以示其無敢遽焉崔氏謂黃帝堯舜之後爲三恪謂夏商周爲三王杜氏釋左傳三恪以爲舜與二王後誤矣言黃帝而不及少昊高陽高辛者猶周官之序六樂易之序十三卦皆言黃帝而遽及堯舜也投有棄意實封之而名曰投豈非戒後世而然歟崇先代仁也戒後世義也舜封象于有庳曰放亦此意商容書言式閭則所以禮之此言復位則所以用

之互相備焉耳馬則人乘之以致遠故言弗復乘牛則人服之以引重故言弗復服華山桃林各以其所宜之地而散之也孔氏謂欲使自生自死疑或不然濟河而西則據當時所用事之地也倒載干戈者反其本末而載之於車以示其不復用也然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右秉鉞以示不忘戰則此倒載干戈以示不復用者蓋武之道以止爲志以戈爲事志者天子之所守示不復用宜矣事者司馬之所行示不忘戰宜矣

山陰陸氏曰投殷之後微子也言投因致其義焉封之者恩也投之者義也易曰箕子之明夷利貞蓋比干諫而死貞而不利微子去之利而不貞臣道以正爲事故武王訪箕子而投微子且投之爲言以紂故也亦以微子故也以紂故以戒天下之爲君者以微子故以戒天下之爲臣者

雖謂之投其實封也封之者以殷故也亦以微子故也以殷故以勸天下之爲君者以微子故以勸天下之爲臣者故曰道並行而不悖釋箕子之囚使之之句使之言用之也言箕子爲之使則武王可謂盛德矣行猶視也行商容而復其位則非特式其閭而已經曰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言威武足以服猛示不復用矣苟或不然雖包制干戈能弗用乎名曰偃兵實造兵之始也

廬陵胡氏曰薊即涿郡薊縣燕國之郡也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國郡召公與周同姓陸德明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也然則豈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郡乎而皇甫謐以召公爲文王庶子記傳無見又左傳富辰之言亦無燕也當考耳左氏云武王親釋微子縛使復其所此云投於宋者非也案書及周本紀武王封紂子武庚於

商墟使其弟管蔡相之至周公居攝時作亂被滅成王命微子啓爲宋公代商後則封微子於宋者成王非武王也將帥爲諸侯即牧誓千夫長也建櫜藏兵甲也春秋傳垂櫜示無弓則建櫜非垂矣

近者以示近者之必封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弛其政所以慰民倍其祿慶源輔氏曰先封其遠者則近者之必封可知所以勸士武王之得天下所以慰民而勸士如斯而已莫非義也豈若後世之大赦天下不問義理以媚於民哉成而畔之幸其成也畔而藏之幸其不復用也武王之所以息天下之兵者固自有道凡若此者知其有不復用之理也豈若後世之人率情而爲之偃兵爲造兵之本者哉將帥爲諸侯師之上六是也建而櫜之其爲固也甚矣武王之示不復用以其道而知之也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以其迹而知之也

金華應氏曰武始而北出三成而南皆以河爲南北大勢之限也又曰濟河而西者又以河爲東西大勢之限也蓋以雍岐而視濮衛則周爲西南而商爲西北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鄭氏曰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以歌爲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袞之屬也搢猶插也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爲明堂制耕藉藉田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克商之後脩文教也散軍而郊射者還鎬京止武而習文也天子於郊學而射所以擇士簡德也

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者東學亦在東郊貍首諸侯之所射詩也周立虞庠於西郊故知使諸侯習射於東學歌貍首詩也鄭註大射云貍首逸詩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西學在西郊騶虞天子於西學中習射所歌之詩也王制云殷禮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貍首大學射騶虞也鄭言爲射宮於郊者據大學也貫革所謂軍射也蒐甲鎧也取甲鎧而張之射穿多重爲善春秋傳養由基射穿七札是也既習禮射於學故貫革之射止息也裨冕者觀禮云侯氏裨冕鄭云裨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卑故鄭註云裨衣衮之屬謂從衮冕之衣以下皆是也虎賁言奔走有力如虎祀于明堂者是文王之廟也周公攝政六年始朝諸侯於明堂當武王伐紂未有

明堂故知是文王之廟制非正明堂也六服更朝故諸侯知爲臣之道王耕藉田以供粢盛故諸侯知敬亦還國而耕也

長樂陳氏曰武王克商行郊射之禮猶即商學而已何則周人之學有東西無左右商人之學有左右無東西地道尊右而卑左故諸侯郊射於左學天子郊射於右學然射有揖遜之取有勇力之取不主皮之射揖遜之取也貫革之射勇力之取也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則尚揖遜不尚勇力矣今夫貍之爲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射者必持弓矢審固眞而後發亦擬度之意騶虞見於周南而貍首無所經見逸詩有之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豈貍首之詩邪檀弓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豈貍

首之歌邪周官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由是觀之子男之君視公侯伯爲卑而孤卿大夫又視子男爲卑此子男之君所以與孤卿大夫同服裨冕也勝商之後天子郊射以騶虞爲節諸侯郊射以貍首爲節而貫革之射息孤卿大夫服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則偃武脩文之意可見矣鄭康成謂裨衣衮之屬也孔穎達因謂天子六服以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不亦誤乎季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嚴父之孝莫大於此天子以孝致明堂之祀而四海之民莫不觀化而知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也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朝覲居其一朝春以圖天下之事覲秋以比邦國之功然後諸侯不敢不一於制節抑又知謹度以脩臣道焉公田謂之藉借民力治之故也王所親耕謂之藉借民力終之故也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而王必躬耕以共粢盛者以爲祭不自致則如不祭以此率諸侯事其先君夫孰不知所以敬哉祭義言與此詳畧不同何也曰繼沿者其道同繼亂者其道變祭義論先王治世之常法故以食老更祀先賢次於祀明堂以耕藉先於朝覲樂記論武王牧野一時之權宜故以偃武爲先脩文爲後使民知孝爲先諸侯知敬爲後明堂之制周法然也武王牧野之事未必有是記者言之豈追成周之制言之歟樂書嚴陵方氏曰軍之出也聚於行伍其入也散於阡陌散軍則軍既入而天下無事矣然又郊射焉慮忘戰之危故也以樂爲節則異乎貫革之射矣故曰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示其將有事於文也說則脫而解之也裨冕見王藻解虎賁周官以之名氏焉取其奔赴如虎也故春秋外傳

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貍首騶虞者脩樂之文以偃武也裨冕搢笏者脩禮之文以偃武也夫教亦多術矣此五者特其大者爾故曰大教示民之孝止云明堂之配帝而不云郊祀之配天者以天下初定禮之大者有所未暇故也其序先散軍郊射與裨冕搢笏以脩禮樂之文為急而又以樂之文為首者以樂入人易故也與內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同意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繼之以祀明堂孝所以事內臣所以事外故繼之以朝覲君臣之閒主敬而已故繼之以耕籍

慶源輔氏曰此武王所以偃兵之梗槩也貫革之射虎賁之劒非強以息之說之也示之以郊射禮服而彼自不能不息不說也民知乎孝則無犯上作亂之心諸侯知所以為臣知所以敬天則有尊天子畏上帝之誠此兵之所以不復用也所以者為自敬天之理也知其所以然然後能不違也孝獨不言所以孝無所以也子之孝於親夫孰知所以然哉惟有以感發之而已

金華應氏曰射於郊養老於大學非有異學也大學即在郊之學貍首騶虞之節雖有天子諸侯之異竊意因學而分左右非分學而射也若分之而天子諸侯各射一處則非所以辨尊卑矣騶虞仁而不殺天子包容徧覆之象貍首義而善搏諸侯奔走赴功之象故射各以其詩為節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鄭氏曰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

孔氏曰鄭註三德謂正直剛柔五事謂貌言視聽思文王

世子註云象三辰五星者義相包矣天子食三老五更之時親袒衣而割牲親執醬而饋之食訖親執爵而酳口親自著冕手持干盾而舞也此冕當驚冕享先公以饗射養老則諸侯亦然不言教以孝者與上之教人也是故灑埽應對爲道之基本也五更三老更疑爲叟三老三人五更五人

互文

橫渠張氏曰古者養老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執干羽以就舞位天子身親如此用悅老者所以教天下之孝弟聖人學豈皆以一人名之邪後世以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之類皆以一人爲之非古意也三老有成人之德近於

父者也先王以父道事之五更更事之久近於兄者也先王以兄道事之然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其所以事人不過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以禮之冕而總干以樂之而已文王世子言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言親袒割牲則適饌可知言執醬而饋則珍具可知言執爵而酳則省醴可知言冕而總干則發咏可知 樂書

嚴陵方氏曰老取其成德更取其能歷事以其成德故數必以三三者數之成也以能歷事故數必以五五者數之備也三老不必三人五更不必五人亦猶三公四輔之義耳德成而上事成而後此隆殺之別也袒而割牲所以服其勞執醬而饋所以養其陰執爵而酳所以養其陽冕而總干所以侑其食也若是固足以教諸侯之孝矣止曰弟

者以未若嚴父配帝之爲大故也饋食固不止於醬以食物故執之獻孰食者操醬齊是已以酒漱口曰酳養老止於如此亦微其禮故也總干武舞也祭統曰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鄭氏曰言武遲久爲重禮樂

孔氏曰周德如此之後則是周之道德四方通達禮樂交通無所不備也凡功小者易就其時速也功大者難成其時久也周之禮樂功大故作大武之樂遲停而久不亦宜乎

延平周氏曰樂者德之聲舞者德之形容周之始以兵戈克紂而至於祀明堂耕藉田養老更於大學然後其教大備其道四達則樂舞之遲遲豈過也哉

嚴陵方氏曰四達者東西南北無所不達也交通者上下內外無所不通也唯其道四達故禮樂得以交通焉周之成功若是之遲歷時若是之久也則樂之象成亦宜夫遲久矣故曰不亦宜乎

金華應氏曰帝者之德尊而其世已遠意其淪墜之已久故封之尤急王者之德降而其世猶近未至於圮散而無所歸故封之爲次商容閭廢於家武王固已親式其閭以致敬而未敢輕起之而遽任以事也故使箕子同類之賢者先行而訪之道達殷勤而後復其位所以尊賢也牛馬縱而遂其性則物之勞者逸車甲弭而息其神則器之動者靜干戈倒而包以虎皮則昔爲武而今爲文將帥俾爲諸侯則昔治軍而今治民貫革之射則息之虎賁之劒則說之所以潛消其暴戾鷙悍之習狸首騶虞以爲節裨冕

執笏以為容明堂朝覲耕藉養老所以開導其孝弟敬順之心凡此皆所以反前日之所為而一新天下之觀聽也其氣象甚雍容其節目甚詳密此豈一日之所能為宜乎武舞象之而舒徐遲久也然則戒之久立之久固無急於富天下之心遲之遲而又久又必緩以待天下之化大武雖武舞也實止戈之武也實脩文之武也故武之詩曰勝殷遏劉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鄭氏曰致猶深審也子讀如不子之子油然新生好貌也

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樂由中出故治心

孔氏曰自此至盛矣名為樂化言樂能化人始至於善此經明樂以治心記者引君子之言云禮樂是治身之具故不可斯須去離於身也致謂深致詳審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子謂子愛諒謂誠信言能深遠詳審此樂以治正其心則和易正直子愛誠信之心油油然而生矣油潤澤之貌言樂能感人使善心生也四善之心生則令人和樂利欲之發由貪鄙而來心思利欲則神勞形苦善心既生則利欲寡少情性和樂安而不躁久則人信之如天畏之如神天有四時不失故云信神是人所畏敬故云威其實一也橫渠張氏曰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長樂陳氏曰自生則樂至不怒而威此由粗以至精自有而入無也蓋易直子諒之心生可欲者也樂者有諸己者也樂則安者充實者也安則久者有光輝者也久則天者

大而化者也天則神化而不可知者也孟子之言主於學故言善言信言美言大言聖此主於樂故言易直子諒言樂言安言久言天然功則歸之於一故皆終之以神也天則不言而信者孔子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者也神則不怒而威者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也　又樂書曰陂則險乎則易邪則曲正則直易則易知性之所以為智也直則内敬性之所以為禮也子者天性之愛所以為仁也諒者天性之誠所以為信也致樂以治心而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於性之所受者能樂於性之所受者能樂則於事之所遇者能安於事之所遇者能安則不失其所而其德可久矣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則久者賢人之地道也天者聖人之天道也神則聖而不可知雖陰陽且不能測況於人乎

嚴陵方氏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君子須臾不離道畦步不忘孝造次不違仁夙夜以強學皆以是也斯者辨於此須者待於彼辨則離待則合斯須則一離一合之頃也禮樂之不可去身如此故言致樂以治心致禮以治躬也易直子諒之心皆以和為體故致樂以治之則油然生矣且易直者天之道以樂之始由乎天也子諒者人之道以樂之終感乎人也樂言心之無憂安言身之無危心樂乎内然後身安乎外故樂則安安而無危則固可久故安則久久而不易則其道自然故久則天自然則其用不測故天則神自然者天之道也不測者神之用也自然則莫之或疑矣故不言而信不測則莫之敢犯矣故不怒而威

馬氏曰易以言其平直以言其正子以言其愛諒以言其信皆人之性也人之性皆於天而成之者樂也樂者樂

得其常性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安則外物所不能傾而執德弘信道篤在此無斁在彼無惡險夷一節故安則久久者幾於化而天者以言其化也至於化則廣大有以致而高明有以極矣故久則天至於化而不可知則爲神故天則神蓋天有四時春夏秋冬不言而人信之神則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以其不可知也凡此者皆樂之所致也故平之言樂以治心然則始之治心終至於神何也蓋樂生於心則其所循者天所循者天則其體也莊故由易直子諒之心而積之終至於神此與孟子所謂善信美大聖神之說類矣

東萊呂氏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凡有序而和則爲禮樂夫其所以然者何歟不仁則禮樂息矣

新安朱氏曰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近是天謂體性自然神謂神妙不測

建安眞氏曰古之君子以禮樂爲治身心之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和平中正故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悅豫也樂則安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渾然天成無所作爲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思也天雖無言人自信之以其不忒也神雖不怒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循孟子所謂善信美大也至於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禮以恭儉退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致此以治身則自然嚴威夫禮樂一也然以禮治身至於嚴威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至於天且神者何也蓋天者自然之謂治身而至於嚴威則亦自然矣其效未嘗不同

也但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消融其渣滓故禮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爲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之以禮而成則以樂記禮者推明其效亦若是其至也於是又言身心無主則邪慝易乘中心斯須而不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須而不莊敬則慢易入之善惡之相爲消長如水火然此盛則彼衰也鄙詐慢易皆非本有而謂之心者和樂不存則鄙詐入而爲之主莊敬不立則慢易入而爲之主夫旣爲主於內非心而何猶汙泥非水也撓而濁之是亦水矣此禮樂之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慶源輔氏曰致禮致樂與君子學以致其道之致同致謂我有以致之而彼自至也禮樂雖我之所固有然不有以致之則無以得其用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我欲仁斯仁至矣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是所謂禮樂固非玉帛鍾鼓之謂也致樂以治心謂常存和樂以養其心也和樂常存於內則善心油然而生矣易者天之道也直者地之道也子諒人之道也一心具三才之妙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曰生樂則安矣安如自得之則居之安仁者安仁之安則越宇宙以同時通今古於一息故悠久悠久不息則天也天則不可測識矣故曰天則神神則天之不可知者也非天之外別有所謂神也因其不言而信則謂之天因其不怒而威則謂之神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鄭氏曰躬身也禮自外作故治身鄙詐入之謂利僞生易輕易也

孔氏曰前云致樂此云致禮聖王詳審禮意以治躬則莊嚴而恭敬內心莊嚴恭敬則人懼之嚴肅威重也不能致樂治心心中斯須不能調和則不能喜樂而有鄙怯詐僞之心入於內矣不能致禮治躬故輕易怠慢之心從外而入內矣

河南程氏曰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則須和樂正以中心沒事也

長樂陳氏曰肅則莊敬重則嚴威是嚴威以莊敬爲本莊敬以嚴威爲文也禮也者資莊敬以爲教待威嚴而後行樂由中出而本乎心則和樂者心之發於天眞者也禮自外作而見乎貌則莊敬者貌之形於肅括者也鄙詐之心反乎子諒者也易慢之心反乎莊敬者也言反乎子諒者推而上之以見易直言反乎莊敬者推而下之以見嚴威言之法也樂書

山陰陸氏曰是亦威也與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亦異矣夫禮之事如斯而已故致樂以治心終始兩言之也子曰言之重辭之複其中心有善者焉

李氏曰不和則鄙不樂則詐不莊則易不敬則慢不和不樂不莊不敬生於內者也鄙詐慢易入者入自外者也新安朱氏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入之一字正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本有然既爲所奪而得以爲主於內則非心而何

慶源輔氏曰樂以治心禮以治躬而皆終於威者德成而後有威也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成德之事也述樂之功詳述禮之效略者非崇樂而簡禮也以治心治躬之不同耳雖然樂生於禮禮成於樂治心所以成其身治躬所以正其心禮樂之用未嘗不相資也鄙詐麤強而不和鄙而後至於詐易而後至於慢由此觀之則所謂致樂者致其和樂而已致禮者致其莊敬而已和樂者人之本心莊敬者人之正貌鄙詐易慢則感於外而然也故云入自外之內曰入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

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
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
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鄭氏曰德煇顏色潤澤也理容貌之進止也

孔氏曰此一經言聖人用禮樂以治身內外兼備使德煇
動於內而民順於外樂從心起故動於內禮自外生故動
於外樂能感人故極益於和禮以檢貌故極益於順內心
和而外色順故民望其顏色而不與爭外貌和順故民不
生易慢樂以和心故德煇發動於內而民莫不承奉聽從
禮以治貌故理發見於外而民莫不承奉敬順聖王若能
詳審極致禮樂之道舉而錯置於天下悉皆敬從無復有
難爲之事也

張氏曰動謂觸也用禮樂以感動之樂治心故云動內禮

檢跡故云動外

延平周氏曰樂動於內所以極和和言其心禮動於外所
以極順順言其貌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於天下辨上下之位則禮交動乎上
樂交應乎下相通以致用也定內外之分則樂動於內禮
動於外相辨以立體也其爲體用雖殊而所以職乎動則
一而已記者兩言之爲更端異故也曾子言君子動容貌
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誠信達之於顏色恭敬達
之於容貌君子內和於心以達誠信則民瞻其顏色而弗
與爭焉以內信外也外順於貌以達恭敬則望其容貌而
民不生易慢之心焉以外直內也曲禮曰執爾顏正爾容
祭義曰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
體齊顏色是顏色之於容貌爲內容貌之於顏色爲外故

於內和之樂言顏色外順之禮言容貌子張問政孔子對以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然則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則安上治民移風易俗猶反掌耳爲政豈難哉此孔子將爲政於衛所以深悼禮樂之不興也樂雖主和未嘗不順和順積中是也禮雖主順未嘗不和禮之用和爲貴是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樂動於內而彼此之情不乖故其極也和禮動於外而上下之體無逆故其極也順內和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外順則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顏色則指其面目容貌則兼手足言之瞻近而望遠故也夫瞻其顏色望其容貌已足以使民弗與爭而不生易慢又況於親炙之乎聽亦無非順也以樂有音故特以聽言聽與順皆言下之所以承上者如此錯言錯之於彼以其莫不

聽順故曰錯之天下慶源輔氏曰樂作於外而動於內禮根於內而動於外樂動於內故極其和禮動於外故極其順和以心言順以迹言而心迹初非二事也內和則外順矣禮樂果二道哉內和而外順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矣豈敢有易慢之心哉況於與之爭乎德輝動於內以下此又覆說上意所以內和而外順而民瞻望之至於如此者蓋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也德輝謂樂也所謂奮至德之光也德輝動於內則必形於外矣理即禮也理發於外則根於內可知矣舉言舉之自我始也致樂以治躬而已然果能致禮樂之道於己則舉而錯之天下民莫不順從矣又何難之有哉

金華邵氏曰禮樂何以能感民如此哉蓋聖人與斯民均備是禮樂於所性之中特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故一舉而錯之天下則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宜其易易而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也者動於外者也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鄭氏曰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進謂自勉強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放淫於聲樂不能止也報讀爲褒褒猶進也得謂曉其義知其吉凶之歸其義一謂俱趨立於中不銷不放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樂之體或減或盈其事各異王者當各依其事以和節之禮既減損若不勉強自進則禮道銷

衰樂主盈滿若不反自抑損則樂道流放

張氏曰威儀繁廣易生厭倦故禮之失在乎損洋洋盈耳不欲休止故樂之失在乎盈失在於損當自勉強失在於盈當自抑止

河南程氏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長樂陳氏曰禮未嘗不主減然而饗必至於百拜儀必至於三千則以進爲文可知樂未嘗不主盈然而合樂必止三終奏韶必止九成則以反爲文可知在風之蟋蟀儉必欲中禮樂必欲無荒在雅之楚茨禮儀欲其既備鍾鼓欲其既戒亦此意銷則鑠於外物不能以自強入於魯人之跛倚者有之放則逐於外物不能以自反入於魏文侯之忘倦者有之　樂書

嚴陵方氏曰其情減則知退而不知進故宜文之以進其

情盈則知出而不知反故宜文之以反報者施之對施爲出而出所以退報爲入而入所以進進與報其實一也禮爲異故有曰進有曰報樂爲同故一曰反而已前言禮報情非禮有報之謂乎又言君子反情以和其志非樂有反之謂乎

馬氏曰樂動於內故主其盈禮動於外故主其減此言其體也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以至禮之報樂之反此言其用也以體而言之故禮曰減樂曰盈以用而言之故禮曰進樂曰反樂者動於內者也故其體則主於盈蓋樂由中出而爲人心之所喜禮動於外故其體則主於減蓋禮自外作而先王有以強世禮主於減故君子勉而作之而以進爲文樂主於盈故君子反而抑之而以反爲文以進爲文然後能全其禮以反爲文然後能全

其樂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慤一獻之禮而賓主百拜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日暮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懈怠以成禮節此皆勉而進之者也進旅退旅所以示其有所和弦匏笙簧會守拊鼓所以不其有所統治亂則以相迭疾則以雅其作之則以祝其止之則以敔此皆反而抑之者也禮減而不進則禮之道幾於息矣故銷樂盈而不及則樂之道至於流矣故放先王知禮樂之偏故禮則有報而樂則有反禮有報者必資於樂也樂有反者必資於禮也故曰禮之用和爲貴言禮之用節爲善也故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得其報則禮資於樂樂得其反則安故傳曰行而樂之樂也樂得其反則安則樂蓋樂者樂也傳曰有禮則安安禮之報樂之反樂資於禮資於禮則安故傳曰有禮則安安禮之報樂之反

雖不同而相資之理一也故曰其義一也

李氏曰陽剛以動吐故其道常饒陰柔以靜翕故其道常乏禮陰也常乏故主乎減樂陽也常饒故主乎盈然陽而不陰則無以合其施經而不緯則無以成其誼故陰之陽剛上而文其柔所以爲樂之文也陽之陰柔下而文其剛所以爲禮之文也故曰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易於復曰反復其道而於姤曰品物咸章蓋上者陽之所也下者陰之所也陽上進而陰下退所以爲復禮主於減樂主於盈者復之道也外者陽之所也內者陰之所也陽內入而陰外出故爲姤禮以進爲文樂以反爲文者姤之道也若夫禮減而不進則入至於藏故銷樂盈而不反則出至於蕩故放銷則不能若消之有存而放則不能若息之有止也是以君子之體禮也得其報則樂而不憂其體樂也得其反則安而不虞故孔子之言謙以制禮則繼之以復以自知言作樂崇德則繼之以嚮晦入宴息凡以此也蓋一反一動者亦出於理之自然而道之常也故坎者陰也然而含陽離者陽也然而含陰此信道致誼道致信一滿一虛以相爲終始相爲先後者也故曰樂之反禮之報其義一也

新安朱氏曰禮主於減者禮主於撙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爲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爲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　又曰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

慶源輔氏曰禮主其減減所以裁節於外也樂主其盈盈則充盛於內也樂而不盈則無以形於外禮而不減則無

以合於內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非禮也故曰禮有報往來不已是亦進之意

金華邵氏曰禮有以節乎人情故聖人制禮之初則主其減減則便於行樂有以樂乎人情故聖人作樂之初則主其盈盈則滿其欲禮固主於減矣然必增而進之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進也故以進者爲文樂固主於盈矣然必有以約而反之如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所謂反也故以反者爲文在風之蟋蟀儉必欲其中禮樂必欲其毋荒在雅之楚茨禮儀欲其既備鍾鼓欲其既戒禮有報資於樂樂有反資於禮此禮樂皆得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鄭氏曰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爲也性術言此出於性也盡於此不可過

孔氏曰自此至章末總明樂之德也樂之爲體是人情之所歡樂所不能自抑退也內心歡樂見於聲音則嗟歎咏歌是也形見於動靜則手舞足蹈是也是人道自然之常術謂道路變謂變動言聲音動靜是人性道路之變轉竭盡於此不可過於此度也

嚴陵方氏曰聲音生於氣故曰發動靜見於容故曰形發故可聞形故可見

慶源輔氏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術也咨嗟咏歌手舞足蹈性術之變也過此則淫放故曰盡於此矣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

鄭氏曰形聲音動靜也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

禹古以能爲三台字

孔氏曰此明人稟自然之性而有喜樂歡樂旣形於聲音動靜而不依道理或歌舞不節俾晝作夜不能無淫亂之事以至亡國喪家也

長樂陳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人之所以爲詩也情樂於內而形於外人之所以爲樂也凡此天機之發而不能自已非有以使之然也是人而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而不爲之道達則始乎治常卒乎亂矣 樂書

嚴陵方氏曰前言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故此復言人不能無樂前言樂必形於動靜故此復言樂不能無形慶源輔氏曰形而不爲道則鄭衞之樂是也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鄭氏曰流猶淫放文篇辭也息猶銷也曲直歌之曲折也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闕作進止所應也方道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先王恥惡其亂故立正樂以節之也先王制爲雅頌之聲作之有節使人愛樂不至流逸放蕩也文謂樂之篇章言樂德深遠論量義理而不可息止也曲謂聲音迴曲直謂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謂廉稜肉謂肥滿凡聲音之宜或須繁多肉滿謂麤大也或須瘠小廉瘦謂細小也凡樂器大而弦麤者其聲鴻器小而弦細者其聲殺也節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言聲音之內或曲或直或繁或瘠或廉或肉或節或奏隨分而作以會其宜使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既節之以雅頌又調之以律呂貌得其敬心得其和故放心邪氣不

得接於情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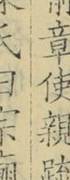
長樂陳氏曰王政廢興在雅不在風盛德形容在頌不在雅制爲雅頌之聲以道之則審樂足以知政聞樂足以知德使其聲足樂而不流文足論而不息也聲足樂而不流故安文足論而不息故久中正之雅不過是爾蓋廉直之音作而民肅故繁簡之音作而民康樂肉好之音作而民慈愛先王制爲雅頌以道曲直繁瘠廉肉之聲抑又節奏合而成文其有不足感動人之善心耶上文論六音此及廉直繁簡肉好而不及噍殺粗厲滌濫者不合雅頌之聲故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先王之恥其亂非苟恥而已必有道以道之制雅之聲道之使正制頌之聲道之使公聲者道之所發文者理之所寓聲足樂者樂其道也文足論者論其理也道所以制欲而有節故雖樂而不至於流理所以明義於無窮故可論而不至於息曲者聲之柔若絲是也直者聲之剛若金是也繁者聲之雜若笙是也瘠者聲之純若磬是也廉者聲之清若羽是也肉者聲之濁若宮是也節者聲之制若徵是也奏者聲之作若合是也絲金者樂之音笙磬者樂之器羽宮者樂之聲節奏者樂之文互舉以相備也樂至於此則其教不廢也故以方言之

李氏曰夫無中聲則淫樂不可勝聽矣蓋樂者民之所不能免而無中聲以節文之則民德亂矣故聖人於豫則曰作樂崇德所以養其正而閑其邪也故制雅頌之聲以和之使其聲和故足以樂而不流其文明故足以論而不息則確乎鄭衛不能拔也夫道則無方也當其應物則有方

延平周氏曰無放心則無邪氣有邪氣則有放心

慶源輔氏曰先王恥其亂與孟子所謂武王恥之之意同道謂宣道其和樂之意中聲之所止故足樂而不流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則文足論也不息謂意味深遠言之不能盡也樂易失之放有放心則邪氣應焉



氏曰雅頌中聲也聲足樂文足論和也曲直歌之曲折繁瘠廉肉聲之隆殺節奏或作或止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鄭氏曰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

孔氏曰此一經覆說聖王立樂之事君臣主敬鄉里主順父子主親人聲雖一而所感有喜怒哀樂之殊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比八音之物以飾音曲之節或奏作或節止以成其五聲之文合和父子君臣者上文和敬和親是也附親萬民上文和順是也

張氏曰正樂流行故隨所在而各盡其善宗廟有君臣所主在和敬鄉里有長幼所主在和順閨門有父子所主在和親前章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是也

長樂陳氏曰宗廟主乎敬族長鄉里主乎順閨門主乎親樂之主乎敬者聽之莫不敬主乎順者聽之莫不順主乎親者聽之莫不親猶道之所在仁者見之之謂仁知者見之之謂知　又樂書曰樂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主

敬主親主順之道皆會歸於和父子兄弟和親於閨門樂之化行乎一家也長幼和順於族長鄉里樂之化行乎鄉遂也君臣上下和敬於宗廟樂之化行乎一國與天下也古樂之發脩身及家平均天下如此而已五聲所以爲一者以宮爲之君也十二律所以爲一者以黃鍾爲之本也故審宮聲則五聲之和定審黃鍾則十二律之和定審一以定和也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革木以節之比物以飾節也節以止樂而奏以作之一節一奏合雜以成文采節奏合而成文也指八音而言謂之比音指八音之物而言謂之比物其實一也審一以定和者樂之情比物以飾節者樂之文三者備矣在閨門之内所以合和父子也在宗廟之中所以合和君臣也在族長鄉里之中所以附親萬民也

嚴陵方氏曰樂之爲樂則一而聽之者各有所主故其感皆不同至於所以爲和則一而已故每以和言之君臣言在宗廟而不及朝廷則以君臣主敬而宗廟尤所宜故也且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在宗廟朝廷之禮固亦同矣族者親之所聚長者衆之所從鄉里與祭義言一命齒于鄉里同族長則指其人鄉里則指其地也特於族長鄉里言長幼則以鄉黨莫如齒故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則知樂亦得一以和也且樂爲天地之和天地之和同出於一氣而已樂之道在乎審其一而後其和可定也樂有自然之節比物則因以爲之飾爾合言道和言情離者可使附疏者可使親也

慶源輔氏曰前言制雅頌之聲以道其樂意耳此又言先王作樂之法一者萬物之所不能外也在禮則爲節在樂

則爲和故審一以定和此先王制樂之本意也豈徒悅人之耳目哉

金華應氏曰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精審密察於衆理之中以求其當所謂惟精惟一也守一以凝定其和雜比以顯飾其節及其成文則文可以合和其至親至嚴之大倫附親其至疏至衆之萬民蓋樂發於吾心而感於人心無二理也

[redacted]氏曰樂之爲樂則一而感各有不同其和則一而已故每以和言之先王作樂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審其用於未發之初純一而不雜故定其情於中節之際和順而不乖近取諸身而審一以定和者樂之情也遠取諸物而比物以飾節者樂之文也情文俱盡而節奏俱合則樂之本末具矣故內則和父子外則和君臣達則和萬民先王

立樂之方同此和而已故曰保合太和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鄭氏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命教也紀總要之名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先王制樂得天地之和則感動人心使之和善也雅以施正道頌以贊成功聽之則淫邪不入故志意得廣也干戚是威儀之容俯仰詘伸謂動止以禮故容貌得莊敬也依其綴兆故行列得正隨其節奏故進退得齊樂感天地之氣是天地之教命樂和律呂之聲是中和紀綱總要之所名人感天地而生又感陰陽之氣樂既合天地之命協中和之紀感動於人是人情不能自免也

今案詩荷戈與祋與鄭氏不同鄭氏所見齊魯韓詩本不同也

張氏曰前云先王制之聲音形於動靜故此證其事雅頌是發於聲音執其干戚是形於動靜

長樂陳氏曰季札觀周樂於魯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歌頌曰至矣哉廣而不宣師乙言樂於賜謂廣大而靜者宜歌大雅寬而靜者宜歌頌是雅爲王政之興頌爲王功之成其體未嘗不廣也況聽其聲乎蓋內之爲志意外之爲容貌陳之爲行列變之爲進退聽雅頌之聲則知反情以和志故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則不至慢易以犯節故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則回邪曲直各歸其分故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然雅頌之聲詩之歌也干戚舞之器也俯仰詘伸舞之容也綴兆舞之位

也節奏聲之飾也言雅頌則風舉矣言干戚則羽籥舉矣言俯仰詘伸則疾舒舉矣言綴兆則遠短舉言節奏則文采舉矣樂出於虛藏於無天地麗於實形於有實必受命於虛有必受命於無此樂所以能生天地非天地所生也萬物非天地不生天地非樂不生則樂者天地之受命也今夫始天始地者太始也樂有以著之以至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自非能命天地而不命於天地孰能與此喜怒哀樂未發而爲中者性也天下之大本存焉先王作樂以情性中節而爲和者情也天下之達道存焉發皆爲綱以中和爲紀無中以紀之則蕩而至於過無和以紀之則異而至於垂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所道者中德所咏者中聲使夫聽音不愆以合神人以中紀之也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夫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

氣不怒柔氣不懾以和紀之也然樂之道推而上之以觀其妙斯爲天地之命推而下之以觀其徵斯爲中和之紀以樂爲中和之紀則禮者中之紀而已與易於乾言變化於坤特言化同意樂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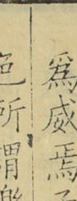
嚴陵方氏曰人之志意公正則廣私邪則狹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皆所以形於容貌者以其所執所習如彼故容貌所得如此綴兆者舞之營域行者行止有序之謂列者多少有制之節奏者樂之終始故要其節奏進退得齊焉進言樂作而進退言樂闋而退言總而會之也行列欲止於一故言正進退患其不齊也故言齊天地之命者言道天地之化於萬物使小大長短各有所受之也命既立矣然後得天地之正氣而爲中得天地之沖氣而爲和中者性也和者情也紀者正物而有常言天下之性情莫不取正於樂以之爲常也命也性也情也皆繫於此又豈人情之所能免乎以人情爲言者其以動而發於聲尤所不能免故也

馬氏曰天地之所以命於人者中和而已傳曰生者天地之委和又曰人受天地之中而生則是樂者以中爲體以和爲用而中和之要蓋不出於此也

延平周氏曰樂能官天地而天地不得之則或幾乎息故曰天地之命又能道中和而中和得之則各有條理故曰中和之紀雖大而命天地小而紀中和而其歸於樂則一而已所謂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慶源輔氏曰此後世之士爲此而必惡焉反以爲愧也豈知先王制此所以莊其容貌焉故後人之臨善而不勇者樂之教不行焉故也樂者天地之命非人之所能爲也然

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中和於是而總要焉人情之所不能免焉此所以爲天地之命也



氏曰天地之命樂之道也中和之紀樂之制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鉞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鄭氏曰儕猶輩類天子之於天下喜怒節之以禮樂則兆民和從而畏敬之禮樂王者所常興則盛矣

孔氏曰此一經覆說樂道之盛樂以飾喜非喜不樂是喜得其儕類鉞鉞飾怒非怒不可橫施鉞鉞是怒得其儕類非善不喜故天下和之非惡不怒故暴亂者畏之上經論樂章末兼云禮者以此一章總兼禮樂故以禮樂結之

長樂陳氏曰藝有六樂居一焉禮有五軍居一焉樂由陽

來而喜者陽也禮由陰作而怒者陰也以飾喜爲樂則飾怒爲禮矣以鉞鉞爲禮之器則鍾鼓爲樂之器矣先王以樂飾喜樂以天下者也故天下安治者莫不和之以爲樂焉以禮飾怒憂以天下者也故天下暴亂者莫不畏之以爲威焉孟子言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之舉欣欣然有喜色所謂樂所以飾喜也繼之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所謂喜則天下和之也言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所謂軍旅鉞鉞所以飾怒也繼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謂怒則暴亂者畏之也先王之於喜怒未嘗容私皆得其儕焉夫豈爲道之過哉由是知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有子謂先王之道以禮之用和爲貴則兼樂言之有不爲盛者乎喜怒得其儕則喜怒必以其類矣與春秋傳謂喜怒以類同意

嚴陵方氏曰在顯之謂飾喜心生於內則隱矣必播於聲音節奏然後顯其所以喜故曰飾喜怒心生於內亦隱矣必用於軍旅鉞鉞然後顯其所以怒故曰飾怒喜合乎樂則非作好也必天下所同喜怒合乎禮則非作惡也必天下所同怒和言天下畏言暴亂者暴亂且畏則天下無所不畏矣此言禮樂則知前所言軍旅鉞鉞者對樂而言禮也五禮特言軍者對喜而言怒故也

馬氏曰以樂飾喜而不以爲汰者以喜當其類也以軍旅鉞鉞飾怒而不以爲暴者以怒當其類也喜而當其類則天下和之怒而當其類則暴亂者畏之先王治天下之道非一端可盡而其大要則在於禮樂故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然上言禮樂而此則言樂而繼以軍旅鉞鉞者蓋禮者所以揖讓而軍旅鉞鉞者所以征誅也揖讓征誅皆謂之樂也荀子曰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揖讓征誅其義一也則揖讓征誅皆謂之樂而禮在其中矣

山陰陸氏曰和讀去聲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謙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性也賤工樂人稱工執猶處也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

鄭氏曰子贛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氣順

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商宋詩也愛或爲哀直己而陳德各因其德歌所宜育生也

孔氏曰自此至問樂依別錄是師乙之章凡聲歌各遂人性所宜子贛令師乙觀己之性宜聽何歌也師乙不敢定其所宜故請誦所聞之詩寬謂德量寬大靜謂安靜柔謂和柔正謂正直頌其成功德澤弘厚故性之寬柔靜正者宜歌之廣大而靜謂志意宏大而安靜踈達而信謂踈朗通達而誠信大雅者歌其大正故廣大踈達者宜歌之恭正也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之正直而靜退廉約而謙恭謂以禮自持儉謂以約自處好禮則動不越法小雅者小故宜歌諸侯之風商者五帝之遺聲五帝道大故肆直慈愛者宜歌之齊三代之遺聲三代干戚所起裁斷是非故

溫良能斷者宜歌之歌者當直己身而陳論其德已有此德則宜此歌也歌者運動已德而天地應四時和星辰理萬物育和謂陰陽順理謂不悖逆育謂羣生得所鄭註商宋詩者以下文商人識之齊人識之皆據其代宋是商後故知此商謂宋人所歌之詩也

長樂陳氏曰人之生也直而德則直心而行之歌以發德而德則直己而陳之直己則循理而無所詘陳德則因性而無所隱然則歌之所發豈自外至哉人之歌也與陰陽相爲流通物象相爲感應故聲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象和象和則物和和動已而天地應焉其形和也四時和焉其氣和也星辰理焉其象和也萬物育焉其物和也三才相通而有感有感斯應矣四時變化而不乖不乖斯和矣星辰各有度數而不亂能勿理乎萬物各有成理而

自遂能勿育乎中庸曰寬裕温柔足以有容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是寬柔者君子之容德靜正者君子之敬德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之雅以政而後成政以德而後善君子之德有小大廣大嫌於離靜以即動疏達嫌於去信以近誣大雅政之大者也故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之恭儉而知好禮則恭而能安不失之太遜儉而能廣不失之太陋小雅政之小者也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之洪範之論君德以正直爲始論王道以正直爲終正直則不倚於剛亦不倚於柔一適乎中而已濟之以靜則其正足以有守其直足以有行廉而濟之以謙則廉不失之隘謙不失德性繫一人之本者也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之以書之九德考之寬而靜則寬而栗也柔而正則柔而立也廣大而靜廉而謙則簡而廉也疏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恭儉則愿而恭也好禮則亂而敬也正直而靜則直而温也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說見後樂書

嚴陵方氏曰人之德性不同而歌之爲體亦不一故德性之小者不足以歌大大者不可以歌小師乙所以誦其所聞而使之自執焉夫寬者容德也柔者順德也容或失之雜故濟之以靜順或失之隨故持之以正此皆德之盛者故宜歌頌廣大者鎮之以靜疏達者守之以信此皆政之大者故宜歌大雅恭則不侮儉則不奪然恭而無禮或失之勞儉不中禮或失之陋勞則過乎禮陋則不及乎禮故必好禮以制中焉此政之小者故宜歌小雅正直而守之以靜廉而有分際者於物或有所絕故守之以謙若是則可以動化一國故宜歌風肆直所以爲德慈愛所以爲仁

温則將至於懦而無立良則將至於寬而無制故又貴乎能斷斷則在已有立在物有制矣故宜歌齊蓋温良所以爲仁能斷所以爲義也歌出於志之所之非可以致曲也亦直已而已曲則隱直則陳故必以陳言之仲尼燕居曰外歌清廟示德也非陳而何夫歌不過發乎聲聲不過發乎氣雖千變萬化無非一氣之所爲也故通乎天地者一氣之升降爾行乎四時者一氣之往來爾見乎星辰者一氣之成象爾散乎萬物者一氣之成形爾則歌之動已也以致天地之應四時之和星辰之理萬物之育固其宜也山陰陸氏曰此一節疑以脫亂因失先後之序蓋其文宜曰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者宜歌齊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內愛一字衍大雅蓋文王之三小雅蓋鹿鳴之三頌蓋清廟風蓋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故季札觀樂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所謂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者爲此歟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所謂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曰美哉廣哉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所謂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者爲此歟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處而不底行而不流所謂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者爲此歟

金華邵氏曰人之一身凡天地四時星辰萬物之理莫不

畢備今也直已而陳德於歌宜其或應或和或理或育有不期然而然者非歌能使之也德寓於歌聞其歌而感之也直已者無所掩覆致直而行之也

金華應氏曰師乙賤工而誦其所聞有非後世儒者所及蓋先王之澤未散人多習聞聲樂之理及夫子正樂而感發益深不但學者有所悟解而工師之職亦皆講肄而精通之故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而師乙之對聲歌亦可觀也其後樂益僭亂而繚干師摯之徒皆逃而去之入於河海豈偶然哉

李氏曰歌者樂語也以樂語爲之文者必以樂德爲之本中和祇庸孝友所謂樂德也夫不過之謂中不亢之謂和祇者敬之見於體庸者有常而能變孝者仁之本友者義之本也夫寬柔者和德也靜正者中德也寬而靜柔而正

中正之至也廣大者未足乎寬疏達者未足乎柔信者未足乎正寬大而靜疏達而信中和之次也恭儉而好禮則祇也正直而靜者中而未足乎和也廉而謙者和而未足乎中也肆直能斷者義也慈愛温良者仁也肆直而慈愛者本乎義而濟之以義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故盡中和之德者宜歌之大雅者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之大者故有中和之德者宜歌之小雅言天下之事一人之本者故祇庸者宜歌之風言一國之事繫乎中者宜歌之夫人之情其歡忻悲傷嗟怨皆不能憑於樂非直已歟其文止於禮義其言明於法度其理通乎性命非陳德歟夫發於至誠者於詩爲近故大足以動有形

之天地幽足以感無迹之鬼神

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鄭氏曰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温良能斷也斷猶決也保猶安也知也

孔氏曰五帝道備三王德盛但遺聲於後代肆直而慈愛温良而能斷者宜聽其歌聲非謂能行其道德也以其肆直慈愛故臨危疑之事數能斷割是勇也以其温良能斷故見利不私於已是有義也有勇有義之人非歌聲辨之誰能知哉

長樂陳氏曰五帝之聲不得而見所可見於書者不過詩

言志歌永言而已商人識之蓋不得其詳所得而歌之者不過五帝之遺聲而已商之聲其體肆而不拘直而不屈其用則恤下以爲慈利物以爲愛則肆直義也慈愛仁也仁之實盡於事親義之實盡於事兄樂也者節文仁義而已然則歌商之音非肆直而慈愛者豈所宜哉三代得天下以仁未嘗不始於温良行仁以義未嘗不始於能斷故湯之代虐以寬温良也布昭聖武能斷也言湯如此則夏周可知故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勇以行之故也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義以守之故也勇者正直之德義者剛克之德歌者直已而陳德者也非歌孰能保此勿失乎周人兼用六代之樂而正考甫得商頌於周之太師得非五帝之遺聲乎周之禮樂盡在於魯而魯太師摯適齊得非三代之遺聲乎子贛達於政非不能臨事而屢斷也

累於貨殖未必能見利而遜也然則子贛所宜歌亦可知矣

嚴陵方氏曰明者不爲物蔽之謂肆直慈愛而不蔽於慈愛是明乎商之音者也故臨事而屢斷以慈愛之蔽在於無斷故也温良能斷而不蔽於能斷是明乎齊之音者也故見利而讓以能斷之蔽在於無讓故也唯有勇乃能斷事唯有義乃能讓利歌五帝之遺聲則可以保其勇歌三代之遺聲則可以保其義故曰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蓋勇義人之所有非明乎歌之音則不足以保全之故也金華應氏曰奮決明厲者商治之規摹故明乎其音則能有決而不亂舒遲而皐緩者齊俗之氣象故明乎其音則見利而遜

延平周氏曰有勇也非歌五帝之遺聲則孰能保之有義也非歌三王之遺聲則孰能保之是人之於歌也非苟從其所宜而已又將有以成就於己也

李氏曰歌者非徒直己而陳德也又足以脩人之所未足故肆直而慈愛宜歌商而明乎商之音則臨事而屢斷温良能斷者宜歌齊而明乎齊之音則見利而能遜此古之人所以成於樂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

鄭氏曰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

孔氏曰此論感動人心形狀如此諸事歌聲上響感動人意使之如抗舉也音聲下響感動人意如似隊落也音聲迴曲感動人心如似方折音聲止靜感動人心如枯槀之木止而不動音聲雅曲感動人心如中於矩音聲大屈曲

感動人心如中於鉤音聲之狀纍纍乎感動人心如貫珠
言音聲感動令人心想如此
嚴陵方氏曰抗言聲之發揚隊言聲之重濁曲言其回轉
而齊也止言其闋後而定也倨則不動不動者方之體故
中矩言其聲之常如此句則不直不直者曲之體故中鉤
言其聲之變如此纍纍乎言其聲相繫屬端如貫珠言其
終始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
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
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子貢問樂
鄭氏曰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歡之至也子貢問樂上下同美之也
孔氏曰上論歌之形狀此論歌之終始相生至於舞蹈歌
者引淚其聲使長也說之故言之此又覆說歌意有可說
之事來感已情故言之直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
足故嗟歎之美而和續之雖復嗟歎情猶未滿故不覺揚
手而舞之舉足以蹈之也
嚴陵方氏曰此先長言而後嗟歎詩則先嗟歎而後永歌
者言先嗟歎則以嗟歎而唱之也後嗟歎則嗟歎而和之
也彼以詩爲主而詩者樂之始故以唱爲序此以樂爲主
而樂者詩之終故以和爲序非其不同意各有所主也終
言子貢問樂蓋題上事也與文王世子言周公踐阼同義
山陰陸氏曰目下事也宜在子贛見師乙而問焉之上
金華邵氏曰歌之爲義長其言之謂也方其人有所悅乎
中則言之言不足以盡其悅故長言之至於長言不足而
聲嗟氣嘆嗟嘆不足而手舞足蹈樂至於此蓋有非歌之

所能盡者故終之曰子貢問樂記者亦不能容言於其間
猶曰可問而不可言也夫可問而不可言此豈羽籥干戚
鍾鼓管磬之謂乎中庸之終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與子貢問樂同意或者以爲總結上文問樂之義非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一

雜記上第二十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雜記者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
喪事此於別録屬喪服
嚴陵方氏曰此篇雖以記喪爲主下篇又兼言三患五恥
觀蜡取盜之類則其事不一故以雜名篇猶之易有說卦
序卦而有雜卦莊子有内篇而有雜篇也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
左轂以其綏復其輤有裧繒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至於
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
鄭氏曰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主國館
賓與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褻衣也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
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爲緌緌爲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

之異於生也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輤取名於禪與蒨讀
如蒨茹之蒨禪柩也蒨染赤色者也將葬載柩之車飾曰
柳柳謂鬱甲邊緣縐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縐則輤用
赤矣象宮室屋其中小帳禪覆棺者若未大斂其載尸而
歸車飾皆如之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
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毀或爲徹凡柩自外
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夷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
入自門外自西階尸入自門外自作階其殯必於兩楹之
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
孔氏曰自此以下至蒲席以爲裳帷總明諸侯及夫夫士
在路而死招魂復魄幷明飾棺貴賤之等此經論諸侯之
制五等之侯朝覲天子及自相朝會死於主國有司所授
館舍若復魄之禮則與在己本國同如於道自若也道路

也若諸侯在道路死升其所乘車左邊轂上而復魄車轅
向南左轂左東也不於道路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衆
殯非死者所專有也以其綏復者若在國中招魂則用其
上服今在路死則招用旌旗之綏亦冀魂魄望見識之而
還也若王喪於國亦用綏周禮夏采云建綏復如四郊是
也輤有禪謂載柩之車四旁有物禪垂象鬱甲邊緣之布
也輤下棺外用緇色之布以爲裳帷於此裳帷之中又用
素錦以爲屋小帳以覆棺設此飾而後行也鄭引將葬車
飾曰柳者證此輤非將葬車也至廟門不毀去裳帷遂入
殯宮殯焉餘物不說唯輤一物說於殯宮門外輤乃覆棺
上象宮室今入之有宮室故去輤鄭云入自有宮室是也
柩入自門至阼階曾子問文
山陰陸氏曰綏旐也以其旐復旐北方之物也死無乎不

之號而復之則其旗宜以死者所首之方而已

廬陵胡氏曰禮言綏凡數處鄭皆讀爲綏竊謂王制明堂位夏采所云讀作綏可也此復魄既在車當以執綏之綏杜子春說是鄭意蓋謂夏采建綏以復不知彼王禮也裳用緇則輔與柳皆赤也以玄纁對耳鄭謂輔如綪旆之綪取蒨赤也竊案大夫以白布爲輔豈亦因染赤得名乎柩車飾經惟此一文則知未大斂前車飾亦然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輔而行至於家而說輔載以輴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

鄭氏曰綏亦綏也大夫復於家以玄冕士以爵弁服大夫輔言用布白布不染也言輔者達名也不言裳帷俱用布無所別也至門亦說輔乃入言載以輴車入自門明車不

易也輴讀爲軫或作搏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軫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軫聲相近其制同乎軫崇蓋半乘車之輪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者不易以輴也廟中有載柩以輴之禮此不易耳

孔氏曰此一經明大夫車飾大夫以白布爲輔不以蒨草染之初死及至家皆以輴車至家說輔惟輴車在故云載以輴車說車說去其車也舉自作階下而升適兩楹之間所殯之處此謂尸若柩則升自西階也天子諸侯載柩以蜃車其殯時則易輔矣大夫士在路載以輴車至家說載亦載以輴車故鄭云車不易也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其制與輴車同車禮遂師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也既夕云遂匠納車于階間註云蜃車是士也此云輴

車謂大夫也諸侯不言可知其蚤車之形鄭註既夕禮其車之舉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軜舉軜舉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迫地而行其輪卑有似於蚤故鄭云半乘車之輪乘車輪六尺有六寸今云半之得三尺三寸也輤車則不用輻爲輪天子諸侯殯皆用之故檀弓云天子菆塗龍輴謂畫輴轅爲龍也喪大記云君殯用輴註云君諸侯也輴不畫龍大夫殯不用輴故鄭註喪大記大夫之殯廢輴士掘肂見衽是亦廢輴也其朝廟大夫以上皆用輴士朝廟用輦軸故既夕禮云遷於祖用軸鄭註云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是也輴與輦軸所以異者輴有四周輦軸則無故鄭註既夕禮云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軓輦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是也

廬陵胡氏曰綏亦如字大夫無爲屋之文則是素錦帳旧諸侯矣

士輴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鄭氏曰言以葦席爲屋則無素錦爲帳

孔氏曰此一經明士輴也謂用葦席屈之以爲輴棺之屋蒲席以爲裳帷圍繞於屋旁也然大夫無以他物爲屋之文則是用素錦爲帳矣既有素錦帷帳帳外上有布輴旁有布裳帷則士之葦席屋之外旁有蒲席裳帷則屋上當以蒲席爲輴覆於上但文不備也

嚴陵方氏曰大夫以布爲輴則諸侯用帛可知士以葦席爲屋則不得用素錦矣蒲席爲裳則不得用緇布矣此皆降殺之別也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

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鄭氏曰訃或皆作赴赴至也訃於其君謂臣使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也君之臣某之某死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

孔氏曰此一節總明遭喪訃告於君及敵者并訃於鄰國稱謂之差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君赴於他國稱寡君若云寡德之君曲禮云諸侯曰薨士曰不祿夫人尊與君同今俱不稱薨同士稱者言臣子於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故云不祿若君薨而訃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尤動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也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云

告于執事夫人太子皆當云告于執事不言者略也

山陰陸氏曰凡諸侯同盟則訃不同盟蓋不訃也不言死不死其君也不言卒不卒其君也曲禮云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雖壽考猶以不祿赴臣子之意也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左傳曰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

鄭氏曰適讀為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為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大夫卒相訃告之禮同國適者謂大夫

位相敵者大夫既尊於士士處亦稱不祿稱某者或死者名或死者官號而赴者得稱之訃於他國之君故云外臣自謙退無德故云實大夫尊敬他君故云某死訃於他國大夫私有恩好故曰外私以赴大夫其辭得申故云某不祿以身赴告故云使某至訃於士與大夫同

嚴陵方氏曰士曰不祿此非士亦曰不祿者謙辭也與死者有恩私故曰外私與玉藻言於大夫曰外私名同而實異矣使某實謂以事實來告

廬陵胡氏曰春秋傳曰以賜君之外臣首實謂身親告也清江劉氏曰使某實實者以異國傳聞疑言使人實之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亦曰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孔氏曰此經論士喪相訃告之稱士賤赴大夫士及他國皆云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耳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鄭氏曰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亦謂未練時也士亦謂邑宰朝廷之士居廬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夫士遭君喪次舍居處及歸還之節大夫恩深祿重故爲君喪居廬終喪乃還家邑宰之士恩輕又爲君治邑久不歸即廢職故至小祥反其所治邑朝廷之士雖輕而無邑事故亦留次公館三年也大夫居廬以位尊恩重士居堊室以位卑恩輕鄭知未練時者若練後則大夫居堊室知士居堊室謂邑宰者若非邑宰未練

之前當與大夫同居廬然周禮宮正註云親者貴者居廬
疏者賤者居壐室引此經文則是大夫以上定居廬士以
下定居壐室與此註朝廷之士亦居廬不同者鄭意謂與
王親者雖士賤亦居廬則此註是也若與王無親身又是
士則居壐室則此經士居壐室是也故宮正之法引士居
壐室證賤者居壐室也若與王親雖疏但是貴者亦居廬
也　熊氏曰若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壐室此經是也若
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宰邑之士居壐室此經是也若
是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士次於公館則大夫居廬士居壐室即
言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壐室
嫌士練而歸猶居壐室廬非久處者也以言待盡於此
金華應氏曰必次於公館即練而歸之士也但大夫以其

序皆次且朝夕存焉以待終喪故曾子問曰君未殯則朝
夕不歸士則不盡次而又止於練未必朝夕存焉故檀弓
曰早備入而朝夕踊經所以既曰練而歸又曰次於公館
者正謂其不能盡次故以次爲復也鄭氏謂士分兩等而
有邑宰朝廷之殊諸侯之士多矣由大國至小國其有中
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固不止於兩等然而邑散
布於四竟之內固有去國尤遠者若邑宰之士盡釋邑寄
而館於此豈不皆廢一邑之事乎於經文似不通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
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
鄭氏曰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
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今大夫
喪禮逾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

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
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
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縗在齊斬之間謂縗
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
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
爲母五升縗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縗而五升乎唯大夫以
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
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
大夫士服同

大功以下大夫士爲其父母昆弟之服大夫之父
孔氏曰此一經明大夫士爲之若著大夫之服是自
母兄弟或作士或無官今大夫爲之若著大夫之服是自
尊踰越父母兄弟也鄭知士是大夫庶子者若大夫適子
雖未爲士猶服大夫之服即下文是也引春秋襄十七年

左傳文證大夫與士喪服不同也唯卿爲大夫者此晏嬰
對家老言若身爲卿得著大夫之服若身爲大夫唯得服
士服此平仲謙退之辭非禮也案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
衰疏即麤也麤衰斬者言其布縗在齊斬之間齊斬三升
麤衰四升今麤如三升半而計縗唯三升也鄭既約晏嬰
之事始明大夫與士不同大夫以上斬衰枕凷士則疏衰
枕草也鄭既約士之父服縗細降一等經文有母及兄弟
故約母與兄弟之服喪服爲母四升此云爲母五升縗謂
麤細似五升之縷成布四升喪服爲兄弟五升此云爲兄
弟六升縷爲麤細如六升之縷成布五升皆謂縗細成布
升數少也大夫以上儀服無降殺故鄭云備儀盡飾士以
下爲父母兄弟降從義服案喪服義服皆降正服一等居
喪之禮以服重爲伸以服輕爲屈今以重服情深使士有

抑屈是勉勵士身使爲高行也大夫以下輕服情殺故上下俱伸　王氏曰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士俱三命故曰一也晉士起大國上卿當天子之士也平仲之言唯卿爲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大夫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於當時爲重孟子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此經云端衰喪車皆無等又家語云孔子曰平仲可謂能遠於害矣不以己之是駮人之非遜辭以避咎也其大夫與士異者大夫以上在喪斂時弁絰士冠素委貌石林葉氏曰古者喪服大夫士必有異制禮經皆不載鄭氏引晏平仲居桓子喪其老以爲非大夫禮爲證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服士服蓋不欲以尊踰之也而桓子亦大夫矣晏氏之老以爲非大夫禮則平仲之服士服也故疑其爲過也由是言之大夫與士之禮其必以精粗爲辨歟當春秋時諸國蓋多行短喪而況其服是以平仲矯之不欲斥人之過所以姑自抑以卿然後爲大夫爲荅家語亦記此事而有曾子問孔子孔子以爲遠害孔子蓋與平仲而禮略之也

嚴陵方氏曰生者貴而死者賤則其服從死者嫌若臨之故也生者賤而死者貴則其服從生者嫌若僭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大夫喪服士有不如也既夕禮曰衰三升寢苫枕塊則古者士服斬衰寢苫枕塊大夫麤衰斬寢苫枕草是歟當晏子時士僭大夫大夫以上喪服益輕故晏子麤衰斬枕草反古之道家老視時以爲非也間傳曰斬

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齊衰四升蓋士以下則五升
大夫六升諸侯天子齊衰之別也若斬衰則兩等喪服所
謂衰三升三升有半三升有半大夫以上服斬之衰歟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鄭氏曰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亦尊其適
象賢
孔氏曰父官至大夫適子雖未仕得服大夫之服爲其能
象似父之賢也　皇氏曰大夫適子若爲士爲其父唯服
士服鄭註仕至大夫謂此子若仕官至大夫始得服大夫
服以其賢德著成也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秉爲大
夫者齒
鄭氏曰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

孔氏曰大夫庶子仕至大夫由身有德行所以得服大夫
之服其行位之處齒列於適子之下年雖長於適子猶在
適子之下使適子爲主若年少於適子則固在下是宗適
也
嚴陵方氏曰大夫之適子雖爲士服大夫之服而不嫌於
重者適故也至於庶子死身爲大夫雖服大夫之服其位
猶與未爲大夫者齒蓋長幼之序不可以貴賤廢故也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
之置後
鄭氏曰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
孔氏曰士子身爲大夫父身是士故不可爲大夫喪主使
此死者之子爲主以其子是大夫適子故得服大夫服爲
之主前經大夫之適子服大夫服是也若無適子則以庶

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處皆得用大夫禮此所置之後謂暫爲喪主假用大夫禮若大宗子則直爲立後自然用大夫禮也父是士則不得主大夫喪所以然者父貴可以及子故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可以及父故其父不得用大夫之禮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裳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襲占者皮弁

鄭氏曰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裳然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朝服皮弁

孔氏曰宅謂葬地大夫尊故得卜宅幷葬日麻衣謂白布深衣吉服十五升之布布裳謂麤裳以二升半布爲裳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曾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白布深衣是吉裳是凶布帶亦凶緇布冠是吉不襲亦凶故鄭云非純服也因喪屨因喪之屨也緇布冠古法不襲後代有襲此以凶事故得云不襲占者謂卜龜之人皮弁是純吉尤甚者

山陰陸氏曰有司羣吏有事者也鄭氏謂有司卜人誤矣據士冠禮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於西塾言因喪屨則麻衣布裳布帶緇布冠不襲非前日之服也凡服皆先服服而後冠聘禮曰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是也筮先冠後衣自既服之後歟緇布冠不襲禮也不待言不緌而後著今言不緌以有緌之者也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鄭氏曰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衣

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日朝服以朝也

孔氏曰士喪禮云筮宅卜日故知此謂筮宅也下云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知用筮以筮輕故用純凶服占者用朝服也案士喪禮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鄭註服玄端也彼謂士之卜禮此據筮禮故朝服案士虞禮註云士之屬吏爲其長弔服如麻此史練冠長衣者此經文含大夫其臣爲大夫以布帶繩屨故史練冠長衣若士之卜史當從弔服不得練冠長衣也

山陰陸氏曰長衣蓋練衣也練而爲衣長之即吉有漸也知然者以練練衣黃裏緣緣鹿裘衞長衽知之也鄭氏謂長衣深衣之純以素非是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鄭氏曰嫌與士異記之也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士人之史請讀賵

孔氏曰此明大夫將葬柩朝廟後欲出之時也案士喪禮下篇云薦馬凡有三柩初出至祖廟設奠爲遷祖之奠訖乃薦馬一也至日側祖奠又薦馬二也明日將行遣奠時又薦馬三也此薦馬是牽車爲行之物荄子見進薦馬是薦馬時也薦進也馬是牽車爲行之物荄子見進薦馬是行期已至故感之而哭踊馬出乃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遣送行也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士則羊豕各三个必取下體者下體能行亦示將行也有遣車者亦先包之書謂凡送士者賵入椁之物書也讀之者省録之也註引讀賵賵猶送者人名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鄭氏曰卜葬及日也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

孔氏曰大夫謂卿也大宗謂大宗伯也小宗謂小宗伯也

皇氏曰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金華應氏曰君之喪百官各共其職大夫之喪家臣各共其役其廣狹不同矣君則鄙其私而以國有司助之其凡役則司徒供之少儀聽役於司徒是也其贊相則大小二宗與卜人同之宗伯四師相禮是也大小宗與卜人皆春官而喪事同贊相之蓋君喪之用大宰大宗大祝若曾子問所記是也而亦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夫臣子之喪其力有不能盡具者皆仰之於公又俾有司贊其事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也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禫衣其餘如士

鄭氏曰此復所用衣也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爛脫失處在此上耳內子卿之適妻也春秋傳曰晉趙姬請逆叔隗於狄趙衰以爲內子而己下之是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禫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禫衣侯伯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素沙若今紗縠之皀也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裏之如今袿袍襍重緝矣褒衣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卿大夫以下之妻所復之衣鞠衣褒衣者始命爲內子上所褒賜之衣故曰褒衣即鞠衣也復時亦用此衣亦以素沙爲裏鄭引春秋僖二十四年左傳文證卿妻爲內子也王后以下之服已具玉藻袍制爲通衣

裳有表有裏似袍故云不禪似漢時袿袍下之襳以重繒爲之也其餘如士謂鞠衣褖衣之外其餘緣衣如士之妻士妻既用緣衣而復則內子下大夫妻等亦用緣衣也

復諸侯以褖衣冕服爵弁服

鄭氏曰復招魂復魄也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褖衣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也褖猶進也

孔氏曰自此至西上總明招魂所用之衣但此經上下顛倒如鄭所次以此經爲首次以夫人稅衣褕狄之經然後次內子以鞠衣之經諸侯既用褖衣又以冕服爵弁服而復也冕服者上公自衮冕而下故爲五侯伯自鷩冕而下故爲三也凡服各依其命數則故爲四子男自毳冕而下故爲二也其命數則上公五冕之外更加爵弁服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冕服之外亦加爵弁以下而滿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五其褖衣君特所褖賜則宜在命數之外也故王制云三公一命褖若有加則賜是褖衣不入命數也此褖衣或是冕之最上者

山陰陸氏曰先儒謂始命爲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若秦仲受顯服其詩曰黼衣繡裳此其一隅黼裘也然則復諸侯以褖衣公褖褖衣一舉其有者也若以謂諸侯人得而有之非所謂褖

夫人稅衣褕狄狄稅素沙

鄭氏曰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褕狄也狄稅素沙言皆以白紗穀爲裏

孔氏曰此明婦人復衣婦人衣有六也夫人謂諸侯伯夫人也狄稅言褕狄以下至於稅衣

山陰陸氏曰夫人先稅衣後褕狄即服有漸也據復諸侯

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其言狹稅素沙又以別內子焉據內子以鞠衣素沙夫人稅衣不言以不嫌不以復西上

鄭氏曰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

孔氏曰凡招魂皆北面而招以西頭爲上招魂冀生氣之來生氣爲陽又北面言之南方是陽左在西方故鄭言陽長左案士喪禮復者一人諸侯之士一命而用二人明復者各依命數也

嚴陵方氏曰復北面求諸幽故以西爲上西非皆陰故也

大夫不褕紋屬於池下

鄭氏曰謂池飾也褕褕翟也采畫黃之間曰綃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綃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脫

孔氏曰此一經明大夫葬時車飾諸侯以上則畫褕翟於綃屬於池下若大夫降下人君不得畫以褕紋屬於池上則畫於褕得有褕紋也故喪大記士亦有褕紋與大夫同但不得屬於池下人君之柳上有池下有振容池與振容之間又有魚故註云在其間詳見喪大記

山陰陸氏曰宜承蒲席以爲裳帷之下脫爛在是然則大夫士殯與葬儀雖小不同大略一也其異者大夫不褕紋屬於池下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鄭氏曰附讀皆爲祔大夫祔於士不敢以己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祔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爲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祔者祔於先死

者

孔氏曰自此至祔於公子廣明祔祭之義大夫祔於士謂祖爲士孫爲大夫若死可以祔祭於祖之爲士者士不祔於大夫謂先祖爲大夫孫爲士不可祔祭於大夫唯得祔於大夫之兄弟爲士者無昆弟謂祖無昆弟爲士則從其昭穆謂祔於高祖爲士者高祖爲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爲士者若孫死之後應合祔於王父王父見無可祔亦如是祔於高祖也鄭恐大夫之昆弟俱作大夫士亦得祔之故云謂爲士者中一以上喪服小記文謂自祖以上間一世各當昭穆而祖祔之若不得祔祖則間去曾祖一世祔於高祖若高祖無可祔則祔高祖之祖是祖又祖也

金華應氏曰重世適之本宗故大夫寧自屈而祔於士重朝廷之命爵故士不敢僭而祔於大夫重婚姻之正耦故

婦與妾之祔各以其類而無之則寧越次而間外重承家之陽類故男祔則配而女祔則不配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鄭氏曰夫所祔之妃於婦則祖姑

孔氏曰此經論婦之所祔義與夫同孫婦祔祖姑無妃謂無祖姑亦間一以上祔於高祖之妃無則祔於高祖之祖妃若其祖有昆弟之妃班爵同者亦祔之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妃鄭氏曰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與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公子附於公子不敢戚君

孔氏曰男子祔於王父并祭所配王母在室之女及已嫁未三月而死祔祭於王母則不祭所配之王父案特牲禮云用薦歲事於皇祖某子是不言配少牢禮云以某妃配某氏鄭註云某妻也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此是言配但士用特牲大夫用少牢其餘皆同是祭饌如一特牲雖是常祭容是禫月吉祭故不言配公子之祖爲君公子不敢祔於祖之兄弟爲公子者故鄭云不敢戚君也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鄭氏曰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待或爲侍

孔氏曰大子君存稱世子今君既薨故稱子與諸侯並列

葬待之禮猶如正君引春秋者證未踰年稱子及待猶君之義若踰年則稱君也若杜元凱之意未葬以前雖踰年猶稱子既葬雖未踰年亦稱公具在曲禮疏

山陰陸氏曰此言君薨未葬待其子猶君也春秋召陵之會陳子亞衞侯待猶陳侯也若温之會陳侯既葬陳子序在鄭伯之下莒子之上視君下一等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鄭氏曰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絰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耳

孔氏曰此謂遭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絰已除故特云冠若初死者是降服大功其餘七升八升九升之大功則不得易三年之練也大功無杖無可改易斬衰既練要絰與大功初

死要絰麤細同斬衰是葛大功是麻故鄭云不如大功之麻重也云練冠易麻互言之者麻謂絰帶大功言絰帶明三年練亦有絰帶三年練云冠明大功亦有冠是大功冠與絰帶易三年冠及絰帶故云互言之

嚴陵方氏曰三年之喪既練而遭大功之喪則以麻易之者此以義起禮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鄭氏曰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以是時而祔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冠而兄爲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爲之造字

孔氏曰此經明已有父母之喪練後得祔兄弟小功之殤也已有父母喪猶尚身著功衰今兄弟有殤在小功者當須祔祭則不改練時之服身著練冠祔祭於殤也大功正服則變三年之練故鄭知此大功以下之殤言以下兼小功也已是祖之適孫若祔大功兄弟長殤得在祖廟若祔小功兄弟長殤則是祖之兄弟之後所以得祔者已是曾祖之適其小功兄弟同曾祖今小功兄弟當祔於從祖之廟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孫適孫爲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也當祔祭此殤之時其祝辭稱此殤曰陽童又稱此殤曰某甫所以不呼其名者尊神之也故爲之造字稱曰某甫曾子問庶子之殤祭於室白故曰陽童宗子殤死祭於室奧則曰陰童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

字言且爲之立字也鄭云冠而兄爲殤謂同年者此鄭自難云弟冠而兄得爲殤者謂弟與兄同年十九也云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者此新死之兄既是小功之服不合變三年之練而得有因喪冠者謂已明年之初用父母喪之練節而加冠以後始祔兄弟也云爲之造字者以冠始有字此兄去年已死未得有字祔時爲之造字也

橫渠張氏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

藍田呂氏曰上言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此謂三年既練遭大功之喪當易練冠練衣而服大功之衰又加首絰以麻易葛帶所不易者杖屨而已然此三年者統言父母君長子及爲人後及適孫爲祖之類若父母之喪既練而祔兄弟之殤則杖屨與練冠俱不易此一節於三年練冠中特爲父母立例蓋大功之衰有重於三年之練冠故所不易者唯有杖屨兄弟之殤雖亦大功然既殤且祔宜輕於父母之練故比之三年所不易者又有練冠也功衰者卒哭所受六升之服也至練則以功衰之布練而爲衣故傳曰功衰此不曰練而曰功衰者爲下練冠立文也言尚著明受功衰之日已遠故如爲練服也若哭兄弟之殤則必易練冠蓋殤之喪雖無卒哭之稅至于祔宜有殺矣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

鄭氏曰以哭對慟怛之痛不以辭言爲禮也散帶垂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疏者謂小功以下也親者大功以

上也疏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
孔氏曰此一節明異居聞兄弟之喪哭及奔赴之禮言凡非
一之辭異居別所而始聞兄弟之喪不暇問餘事唯哭對
使者赴於禮可也始麻散帶絰者此謂大功以上兄弟其
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之帶絰若小功以下服制則
糾垂不散也若聞喪未及服麻而即奔喪道路既近至在
主人未成絰時謂未小斂之前也疏者值主人成服之節
則與主人成之親者雖值主人成服未即成之必終竟其
麻帶絰滿依禮日數而後成服也案士喪禮小斂襲絰于
序東是凡士喪小斂而麻也又士喪禮三日絞垂此云始
麻散帶絰是與居家同也鄭註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者
謂疏者若不及主人之節亦自用其依禮之日數奔喪之
後至三日而成服也案奔喪禮聞喪即襲絰絞帶不散彼
謂有事未即奔喪故也又奔喪禮至即絞帶不散垂彼謂
來遲此即來奔故至猶散麻以見尸柩故也

山陰陸氏曰喪服小記所謂有主後者謂異居是也此謂
聞同母異父兄弟之喪殺於兄弟惻怛之情輕不必盡哀
又不必問故故曰唯以哭對可也

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于正
室君不撫僕妾

鄭氏曰祔自爲之者以其祭於祖廟不撫僕妾略於賤也
孔氏曰妾既卑賤得主之者謂女君死攝女君也祔祭於
祖姑尊祖故自祔也妾合祔於妾祖姑無祖妾姑則祔於
女君雖攝女君猶下正適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妾祖
姑無廟於廟中爲壇祭之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爲主
則別爲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主之也

嚴陵方氏曰妾之喪祔於妾祖姑之廟故其夫自主而祔之非尊妾也尊祖而已練祥則使其子者略之也殯祭不於正室者所以明嫡也不撫僕妾貴之於賤宜略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主妾之喪則自祔則妾之喪其主有不主者矣崔氏謂女君死攝女君也然則練祥使其子主之曰練祥則又以著虞卒哭其子主之固也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鄭氏曰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

孔氏曰雖是徒從而抑妾故爲女君黨服防覬覦也攝女君差尊故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嚴陵方氏曰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者親親之仁也

通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者尊尊之義也

山陰陸氏曰即不言先嫌女君出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鄭氏曰見喪者之鄉而哭奔喪節也遂之於墓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疏亦虞之以喪事虞祔乃畢

孔氏曰此一節明奔兄弟喪之法見喪者之鄉而哭此謂親兄弟同氣及同堂兄弟也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不同者此經謂降服大功者若如此則兄弟之名通經重也適兄弟之送葬者此兄弟通緦小功也適往也謂往送五服之親不及喪柩在家主人葬竟已還送葬之人值於路不得隨孝子歸仍自獨往於墓也兄弟疏者謂小功緦麻彼既無主雖服緦小功之疏亦爲之主虞祔之祭案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

再祭鄭註云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與此不同者彼承大功有三年者此則緦小功有三年者故至小祥同於三年故主虞祔也今此言疏者亦虞但虞者謂無服者朋友相爲亦虞祔也

後學 成德 校訂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鄭氏曰客始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

孔氏曰未畢謂喪服將終猶有餘日未滿有人始來弔當爲位哭踊不以殺禮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賓亦弁絰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

鄭氏曰弁絰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如爵弁而素加環絰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緦麻也大夫降焉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

孔氏曰謂成服以後大夫往弔哭大夫則身著錫衰首加弁絰若未成服以前與殯之時身亦弁服而首加弁絰也

私喪之葛謂妻子之喪至卒哭以葛代麻之後於此之時

遭兄弟之輕喪緦麻大夫降一等雖不服以骨肉之親亦著弔服弁絰而往不以妻子私喪之末服臨兄弟也若成服後則錫衰未成服之前身著素裳而首服弁絰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鄭氏曰子不以杖即位辟尊者也爲妻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故不杖不稽顙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父在贈拜則不得稽顙

孔氏曰父爲長子杖其子長子之子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即位辟尊者也爲妻謂適子爲妻父母見存不敢爲妻杖又不敢爲妻稽顙案喪服云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己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爲婦杖父沒母在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以杖與稽顙連文不杖

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不稽顙二義母在不稽顙者謂母在爲妻子尋常拜賓之法也稽顙者其贈也拜者但父沒母在稍降殺於父有餘人以物來贈己其恩既重其謝此贈之人時爲拜得稽顙故云其贈也拜

嚴陵方氏曰父母在則爲妻不杖不稽顙爲尊者厭不敢盡禮於私喪也母在父沒則爲妻亦不稽顙則容杖矣然於拜贈之時亦稽顙焉凡以別於父在之時也

山陰陸氏曰適子爲妻如此則庶子父雖在以杖即位可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鄭氏曰其君尊卑異也違猶去也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

孔氏曰去諸侯謂不使其君及辟仇也之往也已若本是
諸侯臣往仕大夫此是自尊適卑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
也本是大夫臣今仕諸侯此是自卑適尊若猶服卑君則
爲新君之恥也故亦不反服舊君齊衰三月
清江劉氏曰此言違而仕者則不反服舊君避新君也然
則違而未仕者聞舊君之喪則反服爾春秋傳所謂未臣
焉有伐其國者反死之可矣既臣焉而反死之則不可鄭
玄云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非也
嚴陵方氏曰或違尊而之卑或違卑而之尊皆不敢反服
於舊君者以尊卑異體故也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
緦冠繰纓大功以上散帶
鄭氏曰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
有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略也吉冠則纓武
異材爲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小功以下左辟象吉輕也繰
纓繰當爲澡麻帶絰之澡聲之誤也爲有事其布以爲纓
孔氏曰此一節明喪冠輕重之制吉冠則纓與武各別喪
冠則纓與武共材條屬者條猶著也謂取一條繩屈之爲
武垂下爲纓以著冠也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雖微入吉
亦猶條屬與凶冠不異吉冠則攝上辟縫嚮左左爲陽陽
吉也凶冠縫嚮右右爲陰陰喪所尚也過小祥猶條屬故
縫猶嚮右也小功以下輕故縫同吉嚮左也緦衰冠治縷
不治布冠又用澡治緦布爲纓以輕故也鄭註有事其布
以爲纓者緦麻既有事其縷就上澡之是又治其布謂縷
布俱治也大功以上散帶著小斂之後主人拜賓襲絰於
序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散此帶垂不忍即成之

至成服乃絞

山陰陸氏曰縗讀如蠢縗之縗縗縷散絰縷也即言絰嫌不散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

鄭氏曰緦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

孔氏曰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爲之緦麻於朝服十五升布之內抽出其半以七升半用緦麻服之衰服也鄭註喪服去其半而緦如絲是也取緦以爲布又加灰治之則緦衰不加灰不治布故也

山陰陸氏曰周書成王會墀上天子南面立縞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笏叔荀叔周公在左大公望在右皆縞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縞有繁露朝服五十物搢笏八十七十十五十氏謂八十縷爲升舉其精者也緦於縷加灰錫於布加灰朝服據布故曰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甚悲哀三年憂緦思而已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褖衣不以襚

鄭氏曰不以己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爲正也後路貳車貳車行在後也

孔氏曰襚謂以物送死用後路謂上路之後次路也冕服謂上冕之後次冕也先路褖衣是己車服之上不可以施人以彼不以爲正服也先路正車也褖衣即前言復諸嚴陵方氏曰後路貳車也先路正車也褖衣即前言復諸

侯以裹衣是矣

山陰陸氏曰大路玉輅也左傳僖二十八年王賜晉侯大路之服襄二十九年鄭公孫蠆卒王追賜之大路二十四年賜穆叔大路定四年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分康公以大路少帛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是也車馬曰賜衣服曰遂遂而以路非正也既夕禮曰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路北面致命變言前路著非後路也不曰先路避先路也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於四隅

鄭氏曰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遣奠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輤其蓋也四面皆有障蔽以隱翳牢肉

孔氏曰遣車送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遣奠所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也一个爲一具取一車載之故云視牢具諸侯大夫位尊雖無三命則有車馬之賜及天子上士三命皆得有遣車諸侯士以下賤故無遣車也疏布輤者以麤布爲上蓋四面有物章之入壙置於椁之四隅

賈氏曰士無遣車則所包者不載於車直持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疏布輤亦如殯車爲輤其異者四面有章置於椁之四隅

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本無黍稷

鄭氏曰粻米糧也言死者不食糧也遣奠之饌無黍稷故孔氏曰遣車載粻有子譏其爲失也遣奠之饌無黍稷故不載粻既夕藏笲者謂遣奠之外別有黍稷麥也遣奠用牲體是脯醢之義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鄭氏曰各以其義稱
孔氏曰祭吉祭也謂自卒哭以後之祭吉則申孝子之心祝辭云孝也或子或孫隨其人喪稱哀子哀孫謂自虞以前凶祭也喪則痛慕未申故稱哀也故士虞禮稱哀子卒哭乃稱孝子
嚴陵方氏曰祭所以追養而盡於一身之終喪所以哭亡而止於三年之孝則爲人子孫終身之行也故子孫之於祭必稱孝哀則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蓋三年之禮而已故子孫之於喪止稱哀
端衰喪車皆無等
鄭氏曰喪車惡車也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衣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
孔氏曰端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爲正

而喪衣亦如之以其緦六十之衰於心前故曰端衰等等差也喪也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無等差之別也
案鄭註巾車喪車凡五等木車始遭喪所乘素車卒哭所乘藻車既練所乘駹車大祥所乘漆車禫所乘
山陰陸氏曰衰制雖無等其布之精粗則有差也據衰與其不當於物也寧無衰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鞹委武玄縞而后鞹
鄭氏曰不鞹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春秋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東曰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二冠無飾故
孔氏曰大白冠白布冠也緇布冠謂大夫士之冠其諸侯則玉藻云緇布冠緌是也玄縞二冠既先有別卷後乃可鞹故云而后
皆不鞹此緇布冠謂大夫士之冠其諸侯則玉藻云緇布冠緌是也玄縞二冠既先有別卷後乃可鞹故云而后

韡也大祥縞冠亦有韡何以知之前既云練冠亦條屬右縫則知縞不條屬既別安卷灼然有韡也鄭引衛文公證大白冠是布也文公以國未道不充其服自貶損也

馬氏曰冠以莊其首韡以致其飾冠而不韡者始於上古尚質而不文也冠之以韡者制於後代以文而勝質也文公爲狄所滅齊桓公救而封之則以亡國之君爲居喪之服故以大白始冠者欲其重始而取上世之冠故以緇布此皆不韡者也至於玄冠或以朱組纓或以丹組纓縞冠則或以玄武或以素紕此皆以韡者也然而大白不韡矣而郊特牲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緇布不韡矣而玉藻曰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若是則有時而致飾可以韡乎雜記所言特喪冠爾

山陰陸氏曰委委貌也玄所謂縞冠玄武縞所謂玄冠縞

武如是而後緌先儒謂玄冠委貌也然則縞冠素委貌與

素委貌蓋素端之冠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鄭氏曰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然則士弁而祭於己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夫士公私祭服大夫謂孤冕絺冕也祭於己自祭廟也助祭爲尊故服絺冕自祭爲卑故服爵弁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冠玄冠爲卑自祭不敢同助君之服故用玄冠也作記之人雖云士冠而祭於己以己既爵弁親迎親迎輕於祭尚用爵弁則自用爵弁自祭己廟於禮可用也是記者緣事類許之著爵弁也儀禮少

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亦云弁而祭於已與少牢異故鄭註云唯故爾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下大夫不攝盛服祭祀須依班序著弁也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崔氏曰孤不悉絺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絺若方伯之孤助祭則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不踰之也馬氏曰周官司服曰王之吉服祭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則玄冕蓋祭之大者莫重於昊天而祀之小者莫甚於羣小祀不別以服不降以等則尊卑不明隆殺不分而禮幾乎熄矣大夫士則祭之至大者莫重乎助於公祭之有常者莫甚乎祭於己故大夫則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者亦周官六服同冕之意也蓋王則異其服而大夫士則異其冕弁而已周禮又曰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大夫以玄冕爲極而士以爵弁爲極也非祭於公安敢用哉雖然士弁而親迎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乎謂昏者已之事祭於家者亦已之事弁可用於昏則亦可用乎祭於己此記禮者之所疑也蓋昏禮者合二姓之好爲萬世之始以其至大之禮行於一時之間可以攝其盛服而用弁爲士昏禮所謂主人爵弁者也至若祭於己則歲時所用於家爲常苟不與祭於公者有辨安在其爲禮哉士可弁而祭於己則大夫亦可冕而祭於己矣雖然士之弁而親迎亦猶記所謂冕而親迎者也故哀公嘗疑其爲已重而孔子弁之諸侯以祭服而親迎則士以助祭服而親迎義之當然於是乎在苟弁而祭於己則非特嫌其同於公而又著其輕於昏矣故士之弁而祭於公者正也弁

而親迎者權也弁而祭於己則不可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大夫若冕而祭於公則弁而祭於己士若弁而祭於公則冠而祭於己若下大夫一命弁而祭於公則冠而祭於己可知下士不命冠而祭於公則緇而祭於己亦可知少牢朝服而祭下大夫也特牲冠緇玄而祭下士也王之上士三命服玄冕則弁而祭於己矣然則一命大夫不冕雖士三命有服冕者據大夫五士三鄭氏謂大夫爵弁自祭宗廟惟孤爾又謂諸侯自相朝聘皆皮弁服皆非是案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相見亦如之蓋諸侯自敵以上相見皆用其至且有宜稱皮弁服不應執圭
李氏曰大夫冕而祭於公謂天子之大夫也儀禮曰大夫朝服而祭謂諸侯之大夫也士弁而親迎則弁而祭於己

可也詩曰角枕粲兮角枕天子之所服也有昏者枕可以同於王而士之冠可以同於大夫所以重昏也
暢白以掬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
鄭氏曰臼杵所以擣鬱也掬桮也枇所以載牲體者此謂喪祭也吉祭枇用棘畢所以助主人載者刊猶削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吉凶暢及枇畢之義暢猶鬯鬯也掬桮爾雅釋木云梧桐也以桮爲臼以桐爲杵擣鬯鬯用桮香桐潔白於神爲宜也牲體從鼏以枇升入於鼎從鼎以枇載之於俎知吉祭枇用棘者特牲記枇用棘心是也主人舉肉用桑者亦喪祭也吉時亦用棘末頭亦削之枇亦當然
長樂陳氏曰匕之別有四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疏

匕有喪匕三匕以棘喪匕以桑廩人之所擬黍稷之匕也
饔人之所擬牲體之匕挑匕也其制則黍稷
之匕小於挑匕挑匕小於疏匕何則敦之量不過三豆而
高不過一尺則黍稷之匕小矣挹之以挑匕然後註於疏
匕者三則疏匕大矣畎器曰畢祭器亦曰畢皆象畢星也
詩曰兕觥其觩角弓其觩有捄棘匕有捄天畢捄者曲而
長也則畢之狀可知矣鄭氏曰畢狀如匕喪匕用桑而畢
亦桑則吉匕用棘而畢亦棘此鄭氏所以言匕畢同材也
然桑黃棘赤各致其義舊圖謂匕畢皆漆之誤矣特牲主
人及佐食舉牲鼎宗人執畢先入贊者錯俎加匕鄭氏曰
主人親主則宗人執畢導之以畢臨載匕備失脫也少牢
及虞禮無匕何哉少牢大夫不親舉虞祭主人未執事其
說是也 禮書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鄭氏曰此謂襲尸之大帶率繂也繂之不加箴功大夫以
上更飾以五采士以朱緑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
孔氏曰小斂大斂衣數既多有絞不可加帶故知此謂尸
襲竟而著此帶也率謂爲帶也但攝帛邊而熨殺之不加
箴功異於生也吉時大帶唯有朱緑玄華無五采以五采
飾之亦異於生也此士天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士喪禮
用緇帶鄭以襲衣與生同惟帶與生異凡襲事著衣畢加
帶乃成故註云成於帶也
山陰陸氏曰言大夫以上襲尸其帶皆以五采絲率之即
非襲尸無率也據士練帶率下辟
醴
醴者稻醴也甕甒盛酒衡實見間而后折入
鄭氏曰此謂葬時藏物也衡當爲桁所以庋甕甒之屬聲

之誤也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折承席也
孔氏曰此經是送葬所藏之物醴是稻米所爲甕者盛醴
醯甒者盛醴酒簠者盛黍稷衡者以大木爲桁置於地所
以庋舉甕甒之屬實見間者見謂棺外之飾言實此甕甒
簠等於見外椁內二者之間也實物棺內既畢然後以承
席加於椁上案既夕禮乃窆藏器於旁加見註云器用器
役器也加見者器在見內也又云藏苞筲於旁註云見在
外也則見內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也此是士禮大夫
以上則有人器明器也人器實明器虛案既夕禮註云折
猶庋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
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故謂承席
賈氏曰見棺飾也飾則帷荒以帷荒加於柩棺柩不復見
唯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爲見 俄禮疏

唐陸氏曰見棺衣也
山陰陸氏曰以實見間非止此四物以此四物該之衡讀
如字其桁之橫者也
重既虞而埋之
鄭氏曰就所倚處埋之
孔氏曰案既夕禮初喪朝禰廟重止於門外之西不入謂
將饗祖廟若過之然也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欲明將
出之時重出自道左倚之就所倚之處埋之謂於祖廟門
外之東也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鄭氏曰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爲尊卑
小斂大斂啓皆辯拜
鄭氏曰嫌當事來者終不拜故明之也此既事皆拜

孔氏曰禮凡當大斂小斂及啓攢之時唯有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止事事竟乃即堂下之位悉偏拜故云皆辭拜也然若士當事而大夫至則士亦爲大夫出雜記云大夫至絶踊而拜之是也

金華應氏曰小斂以襲其形大斂以韜於棺啓殯以載其柩皆喪事之變節而切於死者之身也生者之痛莫此爲甚賓亦於是拜死者弔生者故主人皆偏拜以謝之而致其哀也

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鄭氏曰朝夕哭不帷緣孝子心欲見殯肆也既出則施其屋鬼神尚幽闇也無柩謂既葬也棺柩已去鬼神在室堂無事焉遂去帷

孔氏曰案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鄭云徹帷屋之則屋是褒舉之名初哭則褒舉事畢則施下之葬後神主祔廟還在室在堂無事不用帷也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鄭氏曰主人拜踊於賓位不敢迫君也君即位車東出待不必君留也君反之使奠

孔氏曰臣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柩車而君來弔君位於車東故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謂祖廟門也右西邊也若門外來則右在東此據車門內出故右在西孝子拜君竟從位立近門內西邊北面而哭踊爲禮也出待者孝子事竟不敢必君久留故孝子先出待君出也反而后奠者君使人命孝子反還喪所而后設奠告柩知之或謂此在

廟載柩車時眞謂反設祖眞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裨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
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鄭氏曰繭衣裳者若今大褐也纊爲繭縕爲袍表之以稅
衣乃爲一稱爾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纁
爲之緣非也唯婦人纁裨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
冠曾子譏襲婦服而已玄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曷爲襲
之玄冕或爲玄冠或爲玄端
唐陸氏曰紳裳下襈也王肅云婦人蔽膝

孔氏曰此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也繭衣裳者纊爲繭謂
衣裳相連而縣纊著之也稅謂黑衣也亦衣裳連纁絳也
裨裳下緣襈也以絳爲緣繭衣既褻故用稅衣表之合爲
一稱故云繭衣裳與稅衣纁裨爲一也素端以素爲衣裳
此第二稱也服既不褻並無別衣表之也皮弁第三稱也
十五升也布爲衣積素爲裳也爵弁第四稱玄衣纁裳也
玄冕第五稱大夫之上服也纁裨是婦人之服而子羔襲
用之故曾子譏之鄭以經云皮弁爵弁但云冠此襲其服
非襲其冠故云禮以冠名服子羔爲大夫無文今著玄冕
故云曷爲襲之
山陰陸氏曰據此男子裏衣皆連衣裳裘蓋亦如之然則
婦人連衣裳放男子之內也公襲九稱爵弁三大夫五稱
皮弁三則士三稱爵弁一皮弁二與凡襲親身之服不與
其餘爲序故子羔襲稅衣其素端以下自爲序素端亞皮
弁皮弁亞爵弁爵弁亞玄端以下自爲序玄端亞朝服朝
服亞素積素積亞爵弁爵弁亞玄冕玄冕亞褖衣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鄭氏曰公所爲君所作離宮別館也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鄭氏曰公君也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前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人居間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

孔氏曰此一經明諸侯至士初死在室殯踊節及明貴賤踊數也公諸侯去死日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七踊者始死一踊明日襲之時又一踊襲明日朝又明日小斂朝一踊爲四也其日晚小斂時又一踊是小斂日再踊就於前二日爲五也小斂明日朝又踊爲六也至明日大斂之朝不踊當大斂時乃踊凡七也大夫三日殯合死日四日始死一明日襲朝又明日小斂日再小斂明日大斂凡五也士二日殯合死日數也始死一小斂朝不踊至小斂時一又明日大斂一凡三也婦人與丈夫更踊居賓主之中間也然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爲禮有節之踊每踊輒三者三爲九而謂爲一也

山陰陸氏曰公五日而殯踊七日大夫三日而殯踊五日其始死之日踊既殯之後一日猶踊若士三日而殯踊三日則其既殯之後一日不踊歟三五七然後有間士三踊婦人居間言皆三無又間故也然則婦人居間若間七踊其二日甲一踊乙一踊又二日甲乙踊大夫放此

嚴陵方氏曰爲貴者踊則多爲賤者踊則少此重輕之別也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
褖衣一朱緑帶申加大帶於上
鄭氏曰朱緑帶者褖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緑異於生也此
帶亦以素爲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
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佩此二帶也士襲三稱子羔襲五
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
稱與
孔氏曰此一經明襲用衣公襲以上服在內公身貴故以
上服親身欲尊顯加賜故褖衣最外而細服居中也子羔
賤故卑服親身玄端者燕居玄端朱裳也朝服者緇衣素
裳日視朝之服也素積者皮弁視朔之服纁裳者冕服之
裳亦可鷩毳任取中間一服也爵弁二者玄衣纁裳此始
命之服重本故二通也玄冕之下又取一也褖衣最上華

君賜也自卷衣至此合爵弁二通合九稱朱緑帶者以素
爲之飾以朱緑此衣之小帶散在於衣非是總束其身已
用此朱緑小帶結束之重加大帶於革之上象生時大帶
也用素爲之士則二采大夫諸侯皆五采即前經率帶也
申加者謂於革帶之上重加此大帶也天子諸侯襲數無
文鄭約之故稱與疑辭也
嚴陵方氏曰言公之襲如此自卿大夫而下固有降殺矣
山陰陸氏曰子羔言繭衣裳公言朱緑帶申加大帶於上
相備也喪大記曰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繭
裳先儒謂冕服之中鷩毳任取中間一服非是繅裳即冕
服不應其序在此蓋繅裳亦爵弁也故曰素積一繅裳一
素積言皮弁則繅裳言爵弁可知然則公襲爵弁蓋三即
言爵弁三嫌不侈又公言褖衣而子羔不言著有褖衣則

褒無則否且於公言有褒衣亦言之法若子羔嘗賜褒衣則其褒應云子羔之褒也繭衣裳與玄冕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褒衣一知然者以公褒如此知之也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鄭氏曰環絰者一股所謂纏絰也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散帶

孔氏曰環者周迴纏繞之名故知是一股纏絰若兩股相交則謂之絞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於環絰故云一也

長樂黃氏曰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出戶袒乃投其冠括髮子游嗤其不知禮疏云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主人爲欲奉尸故袒而括髮在前今武叔奉尸夷堂之後乃投冠括髮失哀節故子游嗤之以此推之則小斂之時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加環絰可知及至大斂子亦弁絰　又

馮尸主人絞帶條下孔疏亦云小斂於戶內訖主人袒括髮散帶垂今以記文考之小斂但言婦人帶麻主人絞帶不言主人帶絰至奉尸夷于堂方言帶絰而註說則以小斂之時散帶疏說又以爲既小斂之後散帶其說不同皆不足爲據也

嚴陵方氏曰親始死故未暇辨貴賤之等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鄭氏曰喪大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君至此君升乃鋪席則君之至爲之改始新之也

孔氏曰公君也明君臨臣喪大斂禮也臣喪大斂君來至之前主人雖已鋪席布絞紟衾聞君至則主人撤去之君

來升堂時商祝更鋪席待君至乃斂榮君來爲新之也亦
示若事由君也商祝主斂事者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鄭氏曰言失之也士喪禮下篇曰贈用制幣玄纁束帛
孔氏曰記魯失也贈謂以物送亡人於祖中魯人雖三玄
二纁而用廣尺長終幅不復丈八尺則失禮也

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
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
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
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
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鄭氏曰弔者即位于門西立門外不當門也主孤西面立
於阼階下也相者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喪無

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也稱孤某
者其君名君薨稱子某使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子
孤氏曰自此以下終於篇末明諸侯相弔含賵賵之禮此
一節明弔禮門西謂主國大門之西凶事異於吉故介在
東南北面西上以使在門西故也相者相主人傳命者也
鄭註喪不言擯此對例耳通而言之吉士亦云相司儀云
每門一相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凶事亦稱擯故
喪大記云君弔擯者進又士喪禮擯者出請入告是也孤
某須矣孤謂嗣子也某爲嗣子之名異於吉禮不出迎故
曰須矣主人升堂謂從作階升也子拜稽顙不云孤某而
稱子者客既有事於殯故稱子以對擯之辭也以下皆然
若對賓之辭則稱孤某

嚴陵方氏曰此皆諸侯相弔之禮也叔善也如何不叔言奉君之命弔君之喪不敢不善其事也須待也與寡君須臾同義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輤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鄭氏曰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朝服告鄰國之禮也即就也以東藏於內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含之所用已具檀弓疏含者坐委所含之璧于殯之東南席上未葬之前有輤席承之既葬已後則以蒲席承之案左傳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也公羊亦云不及事皆譏其緩也鄭云無譏者據穀梁云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明宰咺言來得周事也是既葬歸含且賵無譏宰夫朝服即喪屨者宰謂上卿也言夫衍字朝服者吉服也必用吉服者以鄰國執玉而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且不敢純凶待鄰國也以在喪不可純吉故即喪屨也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禮宰著朝服若新始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夫夫受於殯宮此弔者既爲上客又賵者是上介則此含者遂者當是副介末介但含遂於死者爲切故在先陳之

遂者曰寡君使某遂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遂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遂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遂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雷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

皆如初遂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
西面

鄭氏曰委衣于殯東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順其上下授
遂者以服者賈人也其舉亦西面亦遂者委衣時
孔氏曰此一節明遂禮案上文含者稱執璧下文賵者稱
執圭則此遂者當稱執衣不云者文不備也鄭註順其上
下謂上者在前下者在後也聘禮有賈人故知授遂者之
服是賈人也上云委衣于殯東又云受爵弁受皮弁玄端
皆曰如初是皆在殯東西面而嚮殯今示舉者亦西面是
亦如遂者西面也其服重者使執而入爵弁受於內雷皮
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玄端受於堂既受慨不同則
陳於璧北亦重者在南凡諸侯相遂衣數無文據此其服
有五又先路褒衣亦以遂以外無文

嚴陵方氏曰即前所言諸侯相遂以後路與冕服者蓋冕
禮也

山陰陸氏曰所受服轉卑故其所授轉高也爵弁皮弁不
言委朝服玄端不言委受可言也委不可言也凡端不言
服愧於言服據爵弁服纁裳皮弁素積玄端玄裳爵弁服
尊矣受於門內雷皮弁次之受於中庭朝服又次之自西
階受朝服玄端卑矣自堂上受玄端不言受朝服於西階
受玄端於堂亦以此

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
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軜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
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鄭氏曰軜轅也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觀禮曰路
下四亞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

矣使或爲史

孔氏曰此一節明賵禮乘黃謂馬也大路謂車也陳四黃之馬於大路之西于殯宮中庭北輈者大路輈轅北嚮也客使謂使客之從者爲客所使故曰客使自下由路西者由左也陳路北轅既竟賵客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牽馬設在車之西大路亦使設之也引覲禮證馬爲下也四亞之謂馬四疋亞次路車也賵既夕有眞主於親者故既夕禮兄弟賵眞此諸侯相於既疏故無眞

嚴陵方氏曰乘馬曰賵衣衾曰襚具玉曰含錢財曰賻此言賵禮故陳乘黃大路於中庭

山陰陸氏曰犬馬不上於堂故執圭將命小行人圭以馬喪事君言相大夫士言擯亦言之法正言大路舉重以該之蓋二王之後歟所謂乘黃亦如此客使牽馬者也自下

自路下西之前聘禮所謂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是北面拜而後稽顙周稽顙而後拜今拜稽顙而後拜稽首君宜稽顙而後拜稽首也空首首不至地凡此三拜以兩手承之所謂拜手稽首是也若今吉拜也吉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拜振動若今叩頭矣春秋傳曰再拜稽顙肅拜若今婦人拜是歟春秋傳曰敢肅使者嫌於不敬故謂之肅商拜一拜也孔子拜爲火來者士一拜大夫再士貶於大夫一拜則凡再拜襄矣襄讀如字言坐委於殯東不言圭尊圭也下放此凡將命鄉殯將命于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而坐取之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于門外鄭氏曰凡者說不見者也鄉殯將命則將命時立於殯之西南宰夫宰之佐也此言宰舉璧與圭則上宰夫朝服行

夫字賵者出乃言反位門外明禮畢將更有事

孔氏曰此一經總明從上以來弔含襚及賵文不見者鄉

殯謂在殯之西南東非面將命既畢子拜稽顙之後將命

者來就殯東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斂圭者主人上卿坐

舉含者之璧與賵者之圭宰夫舉襚謂宰之屬官舉此襚

者之衣宰與宰夫欲舉時外自西階不敢當主孤之位來

鄉殯東席之東西鄉坐取之降自西階也

山陰陸氏曰此弔儀也始云寡君使某弔矣而曰寡君使

某含寡君使某襚寡君又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

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則弔臨含相賵皆相將贈賻

亦應爾而今不録不與録也故曰玩好曰贈貨財曰賻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

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

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賓客敢固辭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

鄭氏曰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其實爲哭耳臨者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賓三辭而稱使臣爲恭也爲恭者將從其命孤降自阼階拜之拜客謝其厚意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

孔氏曰此一節明弔含襚賵既畢上客行臨哭之禮使一介老某相執紼者上客名也相助也謙言助主人執

其葬紼其實爲夾而來耳一介言唯有一人爲介謙辭耳
其實介數各下其君二等臨者不敢自同賓故入門右從
臣位也宗人納賓外受命于君者主國宗人掌禮欲納此
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降曰請復位者宗人下
作階請客復門西客位也反命者反此客之辭命於嗣君
也曰孤敢固辭者是宗人受嗣君之命以告客前文云孤
某此直云孤不云某者客是使臣不復稱名也前四禮客
皆在門西此臨在門東者前是奉君命而行此是私禮若
聘禮私覿故在門東
山陰陸氏曰臨應親至故其詞如此據寡君使某弔使某
含使某遂使某賵不云不得承事其遣上客亦以此賵稱
上介亞於此歟若陳乘黃大路於中庭蓋亦重禮也言執
紼容外客臨有葬而至者也含不及斂不及事矣遂不及

殯不及事矣賵不及葬不及事矣雖然猶愈乎否賓升受
命于君夔子稱君容外客臨有不及事既葬與踰年而後
至也公羊傳曰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其曰孤
降自作階則子踰年可知孤不名亦以此曲禮曰居喪之
禮升降不由作階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鄭氏曰辟其痛傷己之親如君
孔氏曰此謂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
來弔也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
山陰陸氏曰言諸侯有天子之喪雖有親喪不敢受弔諸
侯如此則其臣有諸侯之喪蓋亦如此設若衛靈公弔季
康子而康子有君之喪應辭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

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
鄭氏曰此喪大記脫字重著於是
孔氏曰大記云夫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夫人東面坐馮興
踊唯四字別義皆同也
嚴陵方氏曰此一節宜承公襲申加大帶於上之下脫亂
在是案喪大記曰夫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坐馮之興踊蓋
非脫字重著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鄭氏曰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人辟也
孔氏曰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車不
用馬也既夕禮云屬引專道謂喪在路不辟人也三事爲
重故與天于同

後學 成德 校訂